

二十三期

# 十日談



國立北國圖書館藏

DECAMERON

NO. 23

• 角一洋大份每 •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日十二月三年三十二國民華

#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  
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  
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  
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  
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  
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  
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  
目之

##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  
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宜，  
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  
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  
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  
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  
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 十日談

## 新生活運動

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之後，已見到各地的反響，大抵是隨聲附和，照抄那一套老文章，這是很可嘆的。倘使一種運動果能使人民如此熱心擁護，民族國家，立時可以復興了，可惜中國人都是麻木不仁的，決不會如此熱烈，而一切表面上所有聲有色，實不過是裝點門面的作用，一以取悅在上者，一以博虛譽而已。因此我們不能由人造的風氣來判斷一切，新生活運動之反響，不過因為提倡者是一個強有力的首腦罷了。

這新生活又是什麼呢？據報上所見到的蔣軍事委員長在南昌的演說稿，那是提倡四維與六藝，就是禮義廉恥與禮樂射御書數，而尤注重於禮。他說禮是重要的，而要有節，樂即是節，所以禮樂節等名稱，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照我們看來，他的對於禮字的理解，不很充分，別的幾個字，他也沒有講，我們只就禮字，加以批評。無疑蔣先生的見解是錯了的，他的意思之中，所要說的乃是律紀而不是禮，他硬用了一個古已有之的禮字，以致弄得理路紊亂了。吾人深知禮之為用，但在當今之世，已無甚重大意義，因為古來積習的繁文縟禮，浮文虛禮，已將禮字的招牌弄壞，禮只成了顧全別人面子的一種舉措，早已失掉了牠應有的意義，所以現在再出拾禮字來，不但不能刷新生活，反足以加重舊弊，實是大錯。

## 時輪金剛法會

這也是禮的錯誤之一表現，目今中國社會上這種弊病是到處存在着的。褚行政院秘書長發起請班禪喇嘛大師舉行時輪金剛法會，在朝的贊助人有戴院長以下的大官高僧之士，在野的贊助人有段芝老以下的名流聞人不少，差不多全中國的英俊豪傑之士，全都參加了。你說他們真都相信時輪金剛法會足以息災濟難，拯救中國麼？誰都不會如此荒謬，誰都不信的，不但贊助的人是英俊之士而不信，即我們鄉曲愚民也不信，而且一定

在壇上作法口中念念有詞的班禪以及一行僧家自己也不會相信的。現在天下再不會有此種愚人了，而況於吾國之羣英衆賢乎。

那麼，他們的要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是什麼呢？這就是一種虛禮，一種細場而作面子的勾當。班禪被看作貴賓，而他的掌手好戲是建壇打醮，於是請他來一下時輪金剛法會，正像一個音樂家來，吾人在禮儀上應請他高歌一曲一樣，不管我們對於音樂是否有研究理解，以及有無唱歌之必要。所以時輪金剛法會，乃是一種交際手段，不是崇信佛教的迷信，倘使有人以崇信佛教提倡迷信來加指責，那是皮相的淺見。

不過這一種交際手段是不對的，那是虛禮，其中毫無誠意，只是表面上一種敷衍，固然一時可以糊塗過去，而西洋鏡終不免有拆穿之一日，所以是錯的，形式上是提倡迷信，既極不妥，而且實質上又是教人作偽，愈加不行。

## 戴院長辛苦

這事這手段是戴院長發明的，氏年來表面上信仰佛教，極其誠摯，時時發起及參加各種法會，而其用心之苦，則有人言之矣。因見國勢日非，而邊境岌岌可危，不過看見邊境人民，猶耽溺於我佛之說，僧侶喇嘛，當具最大的支配勢力，而戴氏即是想利用此種勢力來牽住邊境的，不知此種羈縻政策，已是時代的落伍者，而不適用於今時矣。蒙藏各地，現在雖尚不免有政教合一之象，但教政的分裂，必將不可避免，人民迷信程度，因文化的演進開發而日覺減弱，此次內蒙自治問題中，章嘉活佛一無能力可為，便是明證。況且中國要保持領土完整，是須得注重於國內各民族的開發及融合，而不在於懷柔。因之戴院長雖苦心而沒有功可得。比方面藏問題，遠賴逝世之後，班禪理當可以去藏矣，但事實上做不到，那麼拉住了一個班禪，有何益處，沒有了西藏，要班禪何用。今當局之所以貴班禪者，乃貴藏也。

那麼何不直說了當開發西藏，教化藏民而直接去實貴牠，何必中間介着一個班禪。這一方對於班禪及藏人，都缺少了誠懇。大概這誠是我們現在所最缺少的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最需要的。新生活運動如果要有宣傳，理應以誠字為中心，而不以專尚虛偽的禮字來打頭陣的。我們現在是太過於互相欺騙了，民族的致命，傷就在這裏，我們不能再如此再繼續此種互相欺騙的行為，才是有民族更生的路。

## 誠摯和紀律

我們頂缺少誠字，大家以為騙得過就可了事，百姓以欺騙政府為事，政府亦以能欺騙百姓為事，於是中國全壞了。三年禁絕鴉片的議案佈令，已經有六七年了，而鴉片之買賣，生產，抽稅，以及私下允許公賣的，到處都可以看到。大官們的口號叫做精誠團結，而實行的卻是猜忌分裂。外交說是公開的，而實行秘密，上海塘沽二停戰協定的內容，還有很難使人了解的地方，在上海是江灣路口上的日本大兵營，在河北省是灤東及長城各口一帶的駐兵問題，還有滿洲國的稱帝，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許多糊糊模模的地方，全是因為缺少誠摯，所以大家不能相互了解，以致弄出許多誤解來了。有許多內戰，許多事端，都是應此種誤解而產生的，我們還不要誠摯來自救麼？誠摯便不能以禮節來律範了，所以禮是不能為吾人所讚同的。不過倘使把禮叫做紀律，那便能眉目一新，紀律也是吾人所缺少者之一，一切社會情形的紊亂，綱紀廢弛，莫非因為缺少紀律之故，但這不是禮。紀律是有不能不遵從的必要，就因為這不會被人誤解，若說禮，便有人會設想做孔子所說的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等等，而成為古氣盎然的道德教條，和我們是不合的。我們處今之世，不能忘了現代，現代，禮就是紀律，有紀律即是有禮，所以叩頭鞠躬等是行禮而不是行紀律，守時，守約，等等是紀律，而不是禮，我們所要的該是紀律吧。

## 目錄

封面——真刀真槍	文農
十日談——新生活運動——時輪金剛法會——戴院長辛苦——誠摯與紀律	會選
憤怒的消失	勞心
賊過尖兵	勞心
中委免察乘車	勞心
那不能磨滅的婚姻	勞心
總理制	勞心
三月陽春話秦淮	勞心
杭州新年小景	勞心
鄉居雜記	勞心
廣州學生	勞心
冷眼撥拾	勞心
香煙獎學金	勞心
概學校切口	勞心
中國人的命運	勞心
文壇畫虎錄——曹聚仁，何德明（阿魯）——楊昌漢在南昌（程平曉）——記老當（思樂）	勞心
名與文藝	勞心
文壇大勢圖	勞心
討逆日記	勞心
新生活與樂×就舞	勞心
公文與禁與旅行	勞心
一個舞女的自述	勞心
陸氏血案	勞心
君今看女作門楣	勞心
十日漫畫	勞心
陳靜生	勞心

（限一角以下無郵費者限前者）  
本國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 定價報目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
國內	四元
香港	五元
澳門	四元
國外	六元
國內	一元
香港	二元
澳門	一元
國外	三元

半年十八冊連郵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十日畫 九小島 三月廿三日 中華郵政

### 賊過興兵

三月六日廣州的各日報上，登了頂驚人的消息：「來往省城四會之四海電船沉沒，溺死二百餘人。」

船沉溺人，在廣州是不奇怪的事，但是這樣的災情重大的，是第一次僅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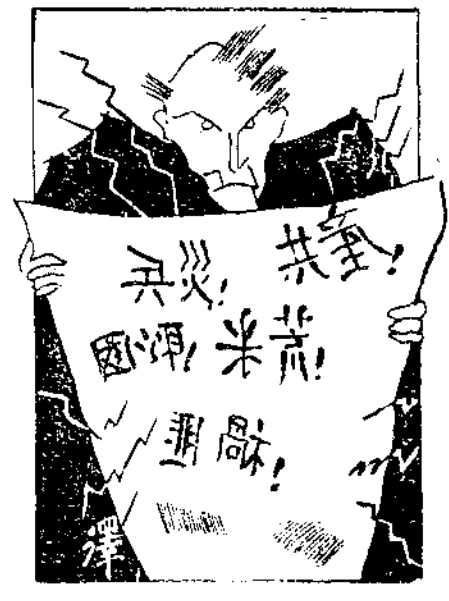
此次的原因，是因於船之濫載過重。這自然是代表一般的商人的重利主義的，和勇於嘗試，得過且過的一種心理而已。

但是，這次的責任一半還要我們的當局先生負擔。所以在七日報載：建設廳，省政府已勒令該船公司賠償損失，并下令警告各船商之濫載。

雖然是亡羊補牢，尙未為晚。但是倘若我們這一羣冤枉莫名的二百五十多生命殉難事情是不發生的話，那麼還一定會下令警告的。這是中國人的做事公式，根本上是無一件事不是等到事情發生後，才去下令警告的。而不久又「令不弛而自廢」了。這種賊過興兵的手段，已不知幾次了。

你看：東三省在一夜失去了，而還說「鎮靜」；日貨侵佔了整個市場，才循例說「抵制」；國家亡了，才說復興好了。不要緊，等到國亡了才說吧！

民國廿三年三月八夜。



### 中委免票乘車

報載中央黨部因各中委乘坐火車不購票，鐵部常運至該處算賬，不勝麻煩，現特決定，凡中委乘坐火車，一律免票，表示優待。已函國府，令飭政院轉飭鐵部，遵照辦理云云。

吾人覺得中央委員，既身為人民公僕，替國家効勞，乘車免票，表示優待，是應該的。而且亦符合我們孫總理民生主義的四大問題原則——解決人民衣、食、住、行的問題——現在我們的中央委員肯以身作則，先從行的方面着手，不購車票，其勇敢從公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而且事實上要購票亦不勝其麻煩，因為中委乘車，並非單獨個人，有時連同親戚朋友跟班，一大羣，若硬要他們購票，實在亦是一筆很屬可觀的支出呀！這未免太不經濟吧。

可是我們覺得中央黨部替中委着想的庸或末週，因為免票乘車，僅是解決行的問題的一小部分，其他衣食住等問題尙未解決呵！最好是再函國府通令全國，嗣後，凡中委所到地方的一切衣食住行都免費，那才算優待吧！可是事實上障礙正多：就住方面言之；一般人大多都喜歡住租界，在租界上國府的命令根本是不通行的，就行方面言之；要人們所坐的是外國郵船，所以亦根本談不到免費，至於西餐，穿洋服有時遇着窮眼兒，亦要被鈔呵！

我們希望中央黨部應在這四點上替中委找一個完滿的解決方法，否則中委終歸要被鈔的。此外我們希望中央黨部勿徒為肉食者謀，而稍為顧及國家主人翁的老百姓吧！

## 憤怒的消失

曾迭

政治評論以及政治新聞的文字，固然大都屬於硬性的，但有時，也不妨帶一些滑稽格調。這種方法的使用，是不正當的價值的；緊漲讀者的心緒，幫助讀者的記憶，使承受者感覺得有無限的愉快，或者難堪的挪揄。

我們為溥儀上了個傀儡的尊號，這不單盡了挪揄的能事，也使一般人得到了這印象，——溥儀是一個傀儡，傀儡的背後，是有提着線的日本人。這樣，這傀儡的尊號，雖然是屬於輓性的，滑稽的，也遂就有深長的意味了。因為，在一般人明瞭溥儀不過是傀儡之後，就知道，我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正如溥儀的尊稱，在溥儀的本身自然是滑稽的，然而，真正的目標，却在指出日本的更兇惡，更露骨的代表和手段。

然而，溥儀的尊稱，我們的輿論是指導我們向那一點注意呢？傀儡的滑稽呢？日本的兇惡呢？

在某報，就發表了一篇「檢視溥儀——的評論，從題目看，我們就可知道他注意力的方向了，最滑稽的，他說：『……始終有清之一朝，以太后而嬪其夫弟者有之，以太后而為官官所亂者有之，及其既亡，則攝政之福晉，且借優伶而淫樂，傳為溥儀之母也；穢德彰聞，遺臭遐邇，我國同胞固將唾此豎子之面而數之也……』

明知溥儀是傀儡，是滑稽的人物，而加以檢視，這又何必？即使罵盡了傀儡的祖宗，這又何益？亦如新聞標題所說：

「長春穢聞，騰笑方邦」

「溥逆奇形怪狀，磕頭如搗蒜」

「諸奸匍匐，不知羞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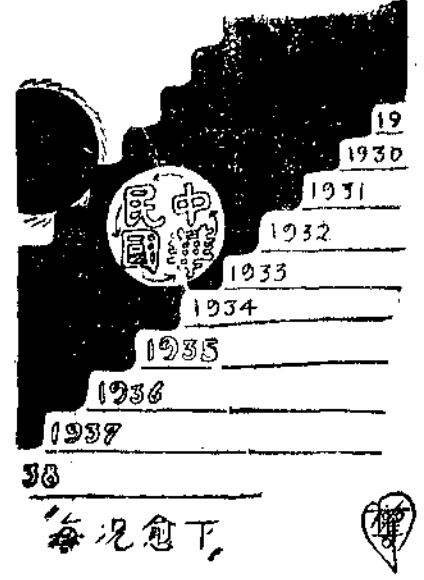
我們仔細一想，日本人佔居了中國的土地，提線做戲，中國人居然也笑容可掬，袖手旁觀，豈非騰笑方邦的穢聞？幾次協定，幾次接收，仰人鼻息的形狀，何嘗不奇怪？與『……』何異？不知失地的恥辱，當非不知羞恥？然而，若非中國民族的愛好享樂，又何來清宮秘史式的評論，影戲廣告式的標題呢？東四省陷落所給予的代價，只是在看一狗滑稽劇嗎？

現在立法院也為溥儀登極而起努力了，目標是在訂定裁判漢奸法。這樣，我們在現在而「檢視」中國對，滿洲事件的輿論，結論會如此：要是傀儡打倒，漢奸絕跡，東四省便好收還了；要是沒有傀儡和漢奸，東四省是不會失去了。那會使一般人模糊于我們主要的敵人是誰了？這樣舍本逐末的舉動，才是滑稽民族的特長。然而，打狗要看主人面，連傀儡與漢奸也不許作為發議論的對象的一天，是會臨到的。至少在飽看傀儡戲后的笑聲裏，對敵人的憤怒，也就消失了。即使對傀儡是憤怒，而對日本的憤怒，也就消失了！

### 中東路非法買賣成交說

售價一萬三千五百萬元

此間盛傳中東路已被「滿洲國」收買成功，代價為日幣一三五〇〇〇〇〇元，但俄偽雙方均行必甚滿意，本地滿俄官商關係之漸趨緩和，可為證也。官場意見以為中東路尚未出售，然和平解決之方法，不日即可成立，十四日哈爾濱電：使都命諾夫開會，討論中東路將來之問題，截至現時止，哈爾濱方面所傳中東路已售與滿洲國之說，尚未證實，(十四日路透社東京電)





# 那不能磨滅的婚姻

秋園

戀愛與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也許是一件頂大的事。世上有多少人爲了戀愛，爲了婚姻或是死，或是一生過了悲哀的生活；消了意志。世上也有多少爲了戀愛，爲了婚姻，增加了他們的意志，生命的力量，與終生的幸福。戀愛與婚姻實在是在人生的歷程中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但是像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有多少人漠不關心，在冒險進行着。他們在他們的冒險進行，或者幸運而得到滿足，或者不幸而不能達到他們的預期，這或者歸之於命運；但果真又完全是命運嗎？在事實上，要是事前有相當的注意，有許多被認爲命運的支配的配配的結果是可以避免的；有許多羨慕人家的結果也未始不是不可以現實的。這都在事前或事件進行中的注意；可是這注意總常被忽略了。不是當聽見人家說『婚姻是盲目的』，『婚姻是戀愛的墳墓』；這種盲目，這種『墳墓』，其實多由於疏忽。婚姻是應該盲目的嗎？婚姻是應該成爲戀愛的『墳墓』的嗎？怕沒有一個人會作否定的答復。但盲目的婚姻，戀愛的『墳墓』世上有多少？

像這樣一個重要的題目，如戀愛與婚姻，實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尤其是現在我們的中國，那舊的，舊的婚姻制度是在崩潰；那新的，新的兩性生活規則還沒有來。在這樣青黃不接的時代，兩性生活關係既失去其社會的制裁；戀愛與婚姻的危險性是愈益加重了。由於對戀愛與婚姻注意的疏忽而起的種種不滿意的，或是不幸的結果，也愈益在增加。因之，像戀愛與婚姻這種大事，是再不容我們輕輕放過的了。

世上固然也有不少人是終身不嫁不娶的，但這都不是常軌。這是事實，男的想法，女的想嫁——就是那終其身而不嫁不娶的，其實也有多少何嘗不想嫁不想娶的呢？在從前，我們聽見有：『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的遺訓。現在舊的制度既在崩潰；然男婚女嫁之一種本能的要求，是不能泯滅的。青春期的男女都有性的衝動，這種性的衝動固然是不是具體的，但他們總常常有性行的幻想，結婚便成爲他們理想的中心。到了年紀稍稍長大了一點，社會上的見聞也在增廣，他們固然或者可以在婚姻外而得到他們某種性的滿足，在常人，當沒有結婚之前，總是想以結婚爲歸宿的。這是在這一個時期是一生中最危險的。婚姻外的不規則的性生活會使他們墮落而無以自拔，造成種種不幸的結果。這是在這個時候，使他們的一生起了某種波瀾而終身遺憾；這也是在這個時候，使他們得到終身幸福。但無論如何，婚姻的思緒在這個時候總在他們的心頭。

這種情感的衝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意志堅強一點的人，會克制他們的情感，而想到事業。他們以爲當他們的事業還沒有樹立之前，這種『兒女情長』的事是無從談起——根本也談不到。且自所謂婦女經濟獨立男女機會平等的運動以來，也有不少女子以事業爲重，以婚嫁爲輕的。他們都憧憬於某種理想的事業的成立，在事業成立了而後以婚嫁。這看上去好像是很合理的。其中，也有絕端的人，終其身以事業爲重而不嫁不娶的。這都是反常。

他們以爲要是在社會上樹立相當事業才算盡了他們社會的責任或義務。殊不知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或義務不僅在事業方面，社會的連續性是主要的任務。這社會的連續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因之，婚姻是一個人的一種主要社會義務是不能不認許的。即便社會而言個人，婚姻的延遲，與不婚，會產生許多個人的不幸。性生活的不規則會有疾苦，伴侶無着而會改變到性情的暴躁。像沈毅，容忍，涵蓄許多情形往往可因婚姻而得到。

即使就是在以事業爲重的人，婚姻也何嘗能限制他們事業的開展。且在事實上，婚姻往往可以促成他們的事業。個人實用的增加，妻兒的後顧，使已婚的人不能不拿起直追他們生命的

征程。加上了室家的顧慮，某種心理上現象的改變，都可以使他們得到穩健的成功。我國向來的所謂『成家立業』，以先成家而後言立業，怕也是這原故。

婚姻之足以解寂寞，也是盡知的。年青的人或者不解寂寞，年齡的增長，社會生活的經歷，都使他漸漸了解寂寞；而室家是最足以解寂寞的。你個人覺得寂寞，就有了你的妻兒慰藉。而且這種慰藉總是最體貼的。在人生的歷程上有一個偕手的同路人，誰也不心願呢？

兒女的教養在青年的男子，或者還不會如何重視。但一個人到了中年，就會感覺到家庭的寂寞；衰老之年，更會感到自己的凋枯。在社會方面，社會是永遠在新陳時代謝着的；這種新陳代謝的機能完全是在生殖。更完好的，更健康的，更健康的，實是個人對於社會最大的貢獻。且無論男女，嬰兒的產生會給予他們許多新的經驗。這種新的經驗在人生上也是極有意義的。我國向有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遺訓。這種遺訓，雖然在有些人不免覺得沈腐，但如果加以一種新的解釋——就是：社會是依其構成分子的生殖，方能維繫持續，個人對於社會的最大義務也是在兒女的生養；實是有至要的意義的。這些都使人不能不結婚。

且這種生兒育女不僅可以維繫家庭的幸福；家庭往往以這種生兒育女的機能，方才發生人類生殖情形的特殊，如長期的懷孕，長期的撫養，都需要父母兩性間比較永久的結合。在遠遠的人類歷史，婚姻制度就已出現。這不僅含有社會的及經濟的因素，並且同時也是人類之生物學上的一必要的條件。

在這些社會的及生物學的諸因素以外，婚姻對於現代人生理衛生上也是必要的。男人是離不掉女人的；而且惟有與女人在一起，才会有最大的快樂與最高的發展。在他自己的家庭，他會感受到物質上的舒適，生活的固定與規律以及慰藉；這些都是男子所追求的。在他的兒女以及以後的孫兒女，他會感覺到自己生命的重生。婚姻所能給予人的教育是不能在任何大學裏得到的——而且這種教育在他的一生又極重要。他會學習到如何合作，如何予求，如何忍受與原諒。

這是爲了上述的那些，婚姻的要求在人類幾乎變成一種本能。他自然會受了一種內在的力量使他趨于婚嫁。這種潛力自人類悠遠的過去繼續存在到如今，雖然結婚的形式與其內生的含義，會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改變。它之所以繼續存在，如果不是爲了男女雙方以及社會與種族交蒙其利，是會動搖的。但這種內在的潛力繼續存在之有彼此的利益，因而不是動搖，是證實的了。

可是我們近來却常常聽見讚美獨身，讚揚性愛自由的論調。他們往往引了英國皇太子三十多歲不結婚的例，以爲這是值得模倣的；可是他們不曉得他們所處的地位還要比英國皇太子的來得幸運；而自己斷送了他們的幸福。

皇太子的結婚，不是個人的，他很難爲了自己而結婚。這種婚姻的締結有歷史的背景，外交的考慮。平凡的人是沒有這些顧忌的，他可以自己選擇他自己的配偶；那末又何必慮擲了他的婚姻生活的幸福。

至於說自由性愛，那又是太個人主義的，自由性愛雖則可以解決性的需要；但它不能有必要

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又是這樣寶貴的。自由性愛雖則可以解決性的需要；但它不能有必要



十日漫畫  
高深淵四省  
爲人劫去財  
孔財長弱  
五錢去總先  
保總捕見  
竊頭子日一  
國者者謀一  
侯存之門侯  
哲擊乃反動  
痛之尤，應子

## 總理制？

曾迭

四中全會之後，中央曾召集各省市黨委，赴京談話，這大約也給予各地黨委，一個考察考察中央的機會。過了若干時，各地黨部，就紛紛電請中央黨部，主張變更黨的組織，恢復總理制，並一致擁護蔣介石同志爲總理。這種非常運動，自不能認爲謠言而忽之。如蔣委員長一日夕接見中央社記者談話所說：「近日謠傳本黨將改總理制，中且有推本人爲總理之說，殊值不識者一笑。吾人既身爲黨員，當絕對遵守本黨黨章，服從本黨紀律，決非一二人所可變更，亦非任何人所能違犯，此事謠言，不攻自破……」

這一種運動，是華北黨部與蘇省黨部所發起，不但電訊頻傳，而且未見有否認的事實，這也是不能以謠言目之一證。同日，又有大陸社某中委的談話，亦可加以證實的，原電如下：

大陸社訊：華北及蘇省黨部建議中央，恢復總理制，並推蔣爲總理。據某中委談：委員制固甚妥善，可避獨裁之嫌，且可收集思廣益之效。然因人數衆多，彼此平衡，每開會議，發言盈庭，意見一有參差，全案隨之擱置，故議本黨者，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謬，本黨亦自誤矣。邇來各省黨部，鑒於國難日亟，非速申事權，難見於內閣外，境救危亡。此舉在中央方面，當然亦有同樣感覺。蓋本黨爲政治集團，該政治即不能隨時開與閉之條件。故委員制適於彼時，未必適於今日。在改爲總理制之後，委員仍可同時存在。協助總理。但總理有取決一切之權，如此可避負責者，勇敢過進，減少阻力，惟改革本黨制度，亦未便草率從事。勢將提出中央，詳細研究，再提交全國代表大會討論之。以本黨人（某委員自稱）觀之，此種改制，因適應環境之需要，自可實現。至總理制，亦當由全國代表推舉。

國民黨的總理制與委員制，本來是屬於制度的問題，按諸國民黨黨章，第廿八條（乙）全國代表大會，就有修改本黨黨綱

及章程之權。不過華北及蘇省黨部，主張恢復總理制而立刻推舉蔣介石同志爲總理，是將制度的問題與人選的問題併爲一談，于事實的便宜上，似無不可，於法理的形式上，則略爲欠缺一點而已。這也就是黨部的主張與某中委談話的分別。黨部是重事實，某中委是重法理，因爲在未決定採取總理制之前，人選的決定是談不到。

國民黨總章第四十九條，有云：「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爲總理」。但該章附註又云：「總理已于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並努力實行之，保存此章，以爲本黨永久之紀念」。所以，國民黨以孫先生爲總理，並不是以總理二字爲名器，而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之人，所以，第二十條云：「黨員須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于主義之進行」，那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黨設總理制，正是爲主義的推行。

有人以爲孫先生是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創行人，所以，于黨的組織已傾向民主主義的時候，但仍賦予總理以特殊的權力，如第廿三條：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覆議之權，第廿四條：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因爲孫先生是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的創行人，才爲孫先生特置總理的名號，賦予特殊的權力，那似乎仍是人的問題了，然而，若總理制于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的成功，而有良好的效果，如某中委所說，那末，法與人的問題是成無謂爭鬧了，因爲只要于真正的主義有真正的進展，有什麼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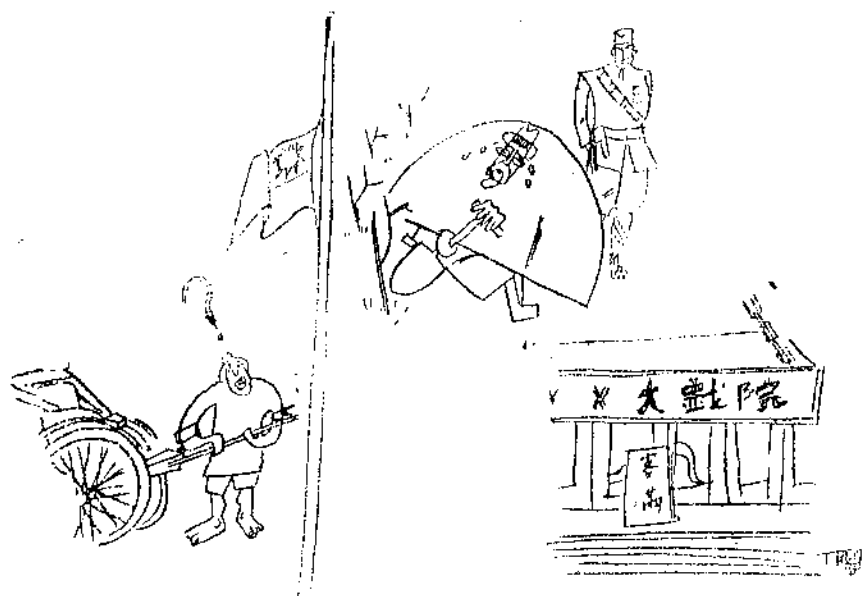
這里似又發生主義的與個人的獨裁的問題，我以爲孫先生的爲總理，不是孫先生個人的獨裁，而是三民主義的獨裁，不過孫先生同時是三民主義的創行者罷了。孫先生雖死，三民主義是永存，現在國民黨的在中國，在黨外無黨的口號之下，是一個獨裁的黨，在黨內的組織，即使是民主主義化的委員會制，而在國家則每個黨員，無不是獨裁的黨的一分子，只要每一個黨員都有同一的目標，那末，每一個黨員無不是一個獨裁者了。這樣，在同一主義下的一黨的黨員，若在嚴密組織之下，似又無所謂人的問題，法的問題，制度的問題的爭執了。即如蔣委員長的談話，在前半段說：「吾人既身爲黨員，當絕對遵守本黨黨章，服從本黨紀律……」而在後半段，則又否定了一切制度的價值，而主張事在人爲，他說：「……且中正常常以爲革命之成敗，不在制度之如何更張，而在主義之如何實現。如今日德意之獨裁制爲成功，而各黨亦做效獨裁，則昔日做效蘇俄之合議制，而吾黨革命早應成功。何以至今反見失敗。總之事在人爲。如本黨領袖，果能共同一致，革心自反，則雖敗

猶成。否則鉤心鬥角，造謠惑衆，惟恐天下不亂，唯恐外侮不至，則東施效顰，無論其制度爲合議，或獨裁，未有不敗者，而現中國環境與事實，並非今日之德意兩國可比乎？

綜括起來，孫先生生時，國民黨是意採總理制，否則當時決不會推孫先生爲總理。現在的華北及蘇省黨部，則以爲若推蔣委員長爲總理，則應恢復總理制。某中委則以爲總理制比委員制好，但總經理權，當由全國代表大會推舉。而在改爲總理制之後，委員仍可並存。蔣委員長，則主張，總理制非一二人所能決定，事在人爲，不在制度，而總理制則就是意大利，德意志的獨裁制。

我以爲以上四種見解，都是對的。孫先生之爲總理是當然的。華北及蘇省黨部是注重人的要求。某中委是于總理之外，仍不放棄委員的存在，于黨章甚合，可謂注重法的問題，蔣委員長則以爲不在制度之更張而在主義之實現，而總理制既等于意，德之獨裁，則即不合于中國故目之以謠言。

總理制？要事實來決定了！因爲在現在黨章上的總理制，華北黨部的總理制，某中委的總理制，蔣委員長的總理制，孫先生時代的總理制，是各行其是的。不過，若是爲三民主義的實現，果是共同的目的，那麼制度的爭執，似乎是不必的，誠如蔣委員長所說，「事在人爲。」，什麼，委員，總理，獨裁，合議，終于是名號而已。「名正言順」亦終于是迂夫子的見解而已。



總理逝世紀念日景

丁聰作

# 三月陽春話秦淮

樹三

說起秦淮，本是六朝勝地，迄今未衰。

但並不是指那一條水如醬油的臭河而言，而是說在那條河岸上的歌館舞台，華燈亮彩等的一種綺麗醉人的風光。在那裏，有歌女，有鼓姬，個個都是豆蔻年華的少女，打扮得如被貶下凡的天仙。要說時髦，牠們都是時髦的代表，或，摩登，她們便是摩登的尖端。所以像那個少見多怪的法小說家德哥派拉氏，只一看到一個還不夠稱掛頭牌的某歌星，就已拜倒于牠的長旗袍下了。他如什麼部長，次長，廳長，軍長，秘書長，書長，以至一般司長，科長，等，常常有夢繞香閣，迷戀難返者，實亦大有其人在。更看一般小報上，有些閑情逸致的公子哥兒們，常因為互捧歌女，出以大罵，甚至更鬧得起勁些，當場就演三本城公雞。

至為此等歌女，鼓姬，寄生者，除去其香巢中的假父，假母，假兄，假弟，娘姨，車夫外，在各茶社中尚有老板，茶役，樂師等。總總以她們中每一個人身上的負擔看起，決不能不先叫我要失聲長嘆。不且此也，還有一般文巧與流氓，說也

## 杭州新年小景

柴扉

新年是指舊曆新年。

杭州大世界新年生意特佳。上燈時節這幾天內，終因遊人過於擁擠之故，踏傷多名。其末有當場喪命者，大概因新年都交好運之故。

泗鄉農人新年照例公開大賭，當地公安局派警前往作梗。據云，農人若「識相」點，送以「中山頭」若干，此「梗」當可「不作」而中止。但農人賦性剛直，並未出此上策，致雙方引起悞會。警士因寡不敵衆，被農人痛毆一番。及返，即告杭縣府說泗鄉農人內有匪黨，縣府即大派軍警下鄉非法逮捕農人多名。後經農民大衆作書聲辯，始行釋放若干，唯毆打警士者已轉送法院，不知判以何

常去敲她們點竹槓或措油。尤其是那些像鐵面無私的警察先生們，更都如貓伺鼠，一心想乘其或有了行爲不檢的機會，得以罰一筆進款。

此等歌女和鼓姬，在南京的人究竟有若干呢？只可惜：（一）我不曾到她們的登記機關去調查一下，而近來也未見此統計發表；（二）以我寄居于首都已前後有了五六年，但跑去聽聽燕嬌啼的「清唱」，還未必有五六次，所以尚不知清楚。

但于大體上估計，並把下關方面的也包括在內，恐怕至少在五百人以上。就中除去鳳鳴茶社和又世界兩家的六鼓場，約計在秦淮一帶的歌場，原有高低不下二十家，只因近來在百業蕭條的不景氣的寒團中，其老闆也都走「廉價賤賣」的時髦，把茶價由四角減了二角，于是停鑼息鼓的就時有所聞了。現在還在支撐門面的，約有如下幾家：天韻樓，文鸞閣，麟鳳閣，月宮，翠樂，全安，天香閣，四明樓，及城中大世界內的翠芳會唱等。他如飛龍閣，奎光閣，新奇芳閣，六朝居，民衆，及安樂酒店內的清唱社等，都已暫不開鑼了。其次如文德橋頭的得月樓等二三家，那都是最低級的，却也是或開或閉，不可捉摸。又在這一帶的其他娛樂場，尚有首都大戲院的電影，南京大戲院的電影，平劇，魔術或歌舞，金陵大戲院的揚州戲，中央大戲院的話劇，及城中大世界的雜耍遊戲，以至夫子廟前的露天歌劇或棚幕雜藝等。

總之這個世界是以女人爲中心世界。據說這種風流綺麗的風光即歌女之流行，實爲六朝時代的遺蹟。只看她們在那閃耀的電炬之下與尖銳的琴聲之前，雖都是揚起來枯澀的聲調，却又都隱藏着莫可如何的悲音；雖都是向茶客頹送其邪視，却又常暗洩其實不得已的嘆聲。雖都能巧博得許多的金錢，却又多被另一種人于暗中擄去；雖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的好看，却又都正以此來暴露其令人可憐的身世。呵歸依藝術，欣賞藝術，「女人的本身就是藝術」啊！

## 鄉居雜記

傅敬嘉

泥鰍 稻當開始成熟之際，田中的水是不需要了！於是農人們在田中成挖一條條的小溝，使水流出。這一條條的小溝中生着許多泥鰍。 捉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牠能從人們的指縫裏逃出去，捉鰍是本很普遍的事，孩子

能游到田沿的洞裏去。然而鄉下，孩子們都有巧妙的方法捉住牠們。牠們具有極強韌的耐力。 每當夕陽掛在樹梢頭，「知了」厭煩了牠自己的鳴聲的時候，孩子們都唱着山歌帶了獲得的泥鰍回家裏跑。有時候牠們的筐裏會盛得滿滿的，但有時却一條都沒有。前者會受到家屬的鼓獎，給他們一個安慰的微笑；後者却會受到一頓不堪的臭罵。

孩子們獲得的鰍可以說從未在他們自己的口中咀嚼過，當他們捉到了許多鰍之後，立刻交給家裏的大人，再由大人帶到外村或市集上去銷售。一斤鰍可以賣三四百文，要是一天能捉到二斤的話，他們便可不愁明日的開支。

爲了捉鰍，有過許多類似的慘劇。有一次，一個孩子在溝裏捉鰍，瞧見一條肥大的鰍逃進一個小洞裏去，他把手伸進洞去掏，却被那洞的主人——一條可怕的被鄉人稱爲「竹節」的毒蛇咬傷了，那孩子的性命就這樣斷送了！

雖然有這樣的慘變發生，但捉鰍的非但不減少，反而一天天地增多了！實在的，在現今的鄉村裏要找幾十個銅子是不容易的事啊！

收割 「忙天」到了！村中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無論男女都準備着收割。人人微笑着臉。東方一露光，農夫早就吃飽了飯上田野去了。打稻的聲

音由疏而密，無異在激烈的戰場上一樣。轟轟的聲響從田裏傳到山腰，又從山腰回到田裏。這不愧是世界上最美觀的音樂，她不會麻醉青年的心，牠不會使人們陷入萎靡的境地，牠給我們的勇毅，堅決！耐苦的精神，牠是世界上最神聖的進行之曲。

在清晨工作是含有極大的危險性的。黃金似的稻底往往盤聚着巨大的毒蛇，在不留意中就會受到創傷的。正午的時候，陽光簡直會燒焦了背部似的，像兩點般的汗珠也會潤濕了已經起了龜裂的泥土的！ 危險麼？辛苦麼？從清晨到黃昏，始終是樣勞動地工作着。只要有豐收的可能，他們可以把危險置諸度外。穀粒是那樣的神聖啊！牠安慰了多少人的心！

爲了好奇心的衝動，自己也會把自己打扮一個農夫跟着他們做過一回收割的工作。可憐得很，手裏握着的鐮刀好像有百餘斤重的。他們可以一下子把一束稻齊根割斷，然而我却像鋸木頭一樣好不吃力。當然囉，他們會譏笑我的，但我却不氣餒，因爲我想把他們那裏堅忍的精神學來。結果，我受了傷，至今我左手的食指上還留着一條傷疤。

一粒米不知該化多少血汗啊！當我們把一碗碗的白米飯塞進嘴去的時候，我們該怎樣說呢！

× × × × ×



# 廣州學生

黑帆

1. 「食在廣州」說到廣州的人，大都不會忘記了食這件事的。所以，說到廣州學生的時候，我也先來說說廣州學生的食的事。

住在廣州的人，大都是好食，這不說住在廣州的人生來說就是好食了，不過，你雖然是一個不甚好食的人，然而久而久之，你是自然而然的會沾染着多少好食習慣了！

廣州學生的好食習慣，也可以說是環境使然的哩！因為在廣州的學校裏，大都是消費部或貿易部設的，在消費部裏所賣的東西，除了一小部分是學生文具用品外，其餘的大部分都是好食的東西了。

學生們在下課之後，除了很少數的勤力的學生在課室預備功課外，其餘的都是跑到消費部去了！在農村裏到廣州來讀書的農子弟，一年的費用普通都要四百到五百塊錢但是，這四五百塊錢哩，除了一部分繳學費跟買書籍文具等項之外，其餘的都是花在食這方面的了！

在學校是有消費部，在學校外哩，又有許多賣零食的小販經常的在學校門口或傍邊擺賣的。所以，在這碰着都是食的引誘的學校環境裏，廣州學生養成了一種好食的習慣了！廣州學校的好食習慣，在私立的學校裏特別重的。因

為私立的學校，一般的說來，大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只要有利可圖他們是甚麼都不管的了！所以，他們對於學生的生活是不留意的哩。

2. 在廣州的學校，無論公立或公立的，關於學生的膳宿大都是缺乏的。所以，在廣州學校學生的膳宿的地方，只要你到廣州去走一趙你就可以見報廣州學生旅之多的了。

因為學生沒有在學校膳宿的原故，學校對於學生生活上的管束是必定的不周到的了！學生受學校管束的時間，只限于一天上課的幾小時，所以，

有許多身為學生生活導師的先輩們，他們對於學生的生活跟其個性怎樣了，他們不知道的哩！因此，剛從素樸的農村出來讀書的農子弟，因為受不起都市一切的花花綠綠的誘惑，從此就陷落了吹票賭飲深坑裏的，這是一件對於青年的前途很危險的事吧！

廣州的人，大都是很器重學生的，所以在廣州的學生的地位是很高的，因為學生的地位高了於是他們的行動就形出風頭，這也是一個原因，據說廣州學生的出風頭的最大原故，是為了愛人的，在廣州的學校裏，誰出風頭出得猛了，誰就是得到異性最愛慕的一個。

3. 廣州的文化和上海來比較，的確是差得很遠的，所以，廣州學生的思想是比上海學生更減色了！在上海的學校，學生是有所謂黨派的鬥爭！廣州學生雖然是有黨派的鬥爭，但是他們的黨派鬥爭不是因為思想上的不同，而是為着出風頭的意氣上的鬥爭而已！

不過，年來情形却有些不同了，因為年來受了經濟恐慌的影響，許多小資產的青年學生生活是了惡化！他們為了自身生活的逼迫，社會的出路，他們是奮不顧身的去追求光明的了！

年來廣州學生對於文化運動，是很有進展的！尤其是話劇這一方面，在廣州的學校，無論公立，或私立的，差不多

曾有劇社的組織，而且在各學校的劇社的每一次公演上來看，他們所演的戲劇都是有社會意義的，不過，能夠經常努力的，要算中山大學的抗日劇社了！

中大抗日劇社是由中大一班對於話劇有熱情的青年學生組織成的，他們都是很真誠的獻身于文化運動的青年，這，從他們的每一次的公演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每一場的公演的入場券都是贈送的，雖然有一次是籌款的，但是所籌得的款哩，有一次是為了援助海員工友罷工的，還有一次呢，名為籌款建築，社址，據說：是虧了本的哩！在去年的除夕跟今年的元旦，他們舉行了第七次的公演，所演的劇目為「最初歐羅巴之旗」，在最近

「最初歐羅巴之旗」，在最近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炮擊上海的紀念日，他們聯合了其他學校的劇社，舉行了反帝的公演。

最後，我得說說廣州學生的戀愛情形，廣州的學校，大都是男女分校的，同時，廣州學生來自農村的很多，男女分校了，男女間的認識比較困難！由農村出來讀書的青年男女婚姻大都是不很自由，所以，廣州學生的戀愛，似乎不怎樣熱狂！

但是，近年來情形却有些異樣，許多學校都有了男女同學，同時，農村來讀書的青年男女，為了爭取自身的自由，是起了家庭革命了！

最後，我得說說廣州學生的戀愛情形，廣州的學校，大都是男女分校的，同時，廣州學生來自農村的很多，男女分校了，男女間的認識比較困難！由農村出來讀書的青年男女婚姻大都是不很自由，所以，廣州學生的戀愛，似乎不怎樣熱狂！



## 冷眼撥拾 尼衡

十日漫畫

三月一日為傅健愛觀聲... 居子德，故外間謠傳德國承認為組織說，談一般長期抵抗大家呼風不懼，設若日人得尺進步再來一個偽什麼國，必曰「尼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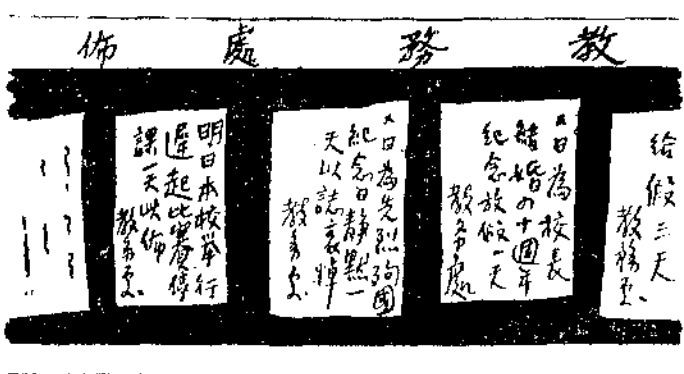
(靜生)

宿舍後面是鄉下人的住家，所以臭味兒在我們是習慣地聞到的。鄉下人的小孩可真別扭，他們老是向我們喊着：「學生先生，有沒有破鞋子？討一雙！」等等肉麻話。我們沒有破鞋子，可也想了個法兒，我們拉開嗓子喊：「喂！給我印五十個頭，我給你一個銅子兒！」他們真的印了，五十個頭，一百個頭；他們真別扭，印一百個頭不就是二個銅子兒嗎！

中國人的最大藝術是補襪，花樣兒巧妙各有不同，有的補上加補，可與「雪上加霜」相媲美。即就學生而言，女的不用說起，我們男的也略懂約一些兒「補襪哲學」！

據實地調查，我們一班八十七個人，但上「經濟學」的時候，却只聽了三十多個，而這個三十多個之中，實在在聽講的恐怕二個也夠還不上。我們名之謂「選課」之選課。

學生讀書是在替爸媽讀。媽媽叫兒女去讀書，是做「好事」，不然，請吃教育飯的別扭，你們準會餓死！



學校小景之一 余敏我作

學校中，學生是喜歡放假，教員也是歡喜放假的，那麼，為什麼不多放假，乃至天天放假呢？





應用文課

余忘我作

師：尺腹中的教師  
稱呼是這樣的——

生：那麼，你前次

又爲什麼要我稱你

「親愛的哥哥」呢

### 中國文人的命運

貓人

中國文人的命運，自不必說，誰也曉得是苦的了。當然，是靠那千字一金的稿費（這些是普通的酬金），要一個人可以維持他的生活是不輕易的。但是，有些是例外的，像十五金千字的，老是三角公式戀愛小說的，女人屁股嫩嫩得摸，都是例外的。因爲我們算數要算那大多數人的那邊才行。

苦！像注定了。一本好銷路的書，是可養活文人的，但是給禁了。稿是發表得多，到了三個月的結算，又得那一二塊錢的酬金，這是南方的慣例。

可是怎樣辦？沒法兒，只有兩條路走：一條，窮得不亦樂乎，飯推不過，空肚子也不可以，那只好像詩人朱湘一般的去了。另一條，是氣得昏了，看見世界太平了，跳着喊上幾聲「媽的××？」於是便又跟了玲，適夷一般了。這差不多是中國文人的命運。然也可說是中國人的一般的命運。



十日漫畫  
請看今日之中國！(聯生)

### 續學校切口

胡傳樞

男同學跟女同或任何女人走路，既稱「吃豆腐」，又稱「甲乙丙」，或代之以「ABC」  
× × × × ×  
囊內空空，癩無分文，是謂無「血」；向家中要錢，或向他人貸借，稱爲「打補血針」。

× × × × ×  
校役由訓育處帶來學生「吃大菜」之通知單，稱爲「請客條子」或「大菜條子」。

× × × × ×  
會計處發出之繳費單，全張共分五小張，故稱「五連單」。

× × × × ×  
看女同學或任何女人曰「搭眼藥」。

× × × × ×  
「搭眼藥」，並且見一個，愛一個，是謂「博愛主義」。

× × × × ×  
男同學中，面目姣好，善于交際者，稱爲「標準小生」。

× × × × ×  
男同學中，熟於世故，面皮較厚者，稱爲「老槍」。

× × × × ×  
男同學致女同學之情書，或女同學致男同學之情書，皆稱「鴨肫肝」。

× × × × ×  
同學中架眼鏡者曰「四眼狗」。

× × × × ×  
男同學爲「甲乙丙」而失敗，或索「鴨肫肝」而失敗，同學們每以帶鼓勵而譏笑的口吻談：「不要灰心，尙須努力！」

× × × × ×  
男同學和女同學視線相交，或談話，通信，男同學即被稱爲「有路」！也有「請客」的資格。

× × × × ×  
學校切口，當然又不止這一點，可是在鄙校中常爲口頭禪，却也有了十分之九。其中頗多很好的「幽默名詞」，但發明的人常是失傳，誠一大可惜事也

× × × × ×  
作者識

### 香烟獎學金

古月

藍買司下香烟獎學金的廣告是在報上宣布了，素被學費的籌措擾亂得晝夜不安的我，聽見這種可喜的消息，怎肯把這機會輕輕地放過呢？

幸運得很！學校中的預試是通過了，復試權是得着了！當時我是多麼的高興呀！眼見這一百五十元的白花洋錢放在我的前面，祇要我有力，便能立刻到手！下學期的學費不是解決了嗎？誰不在說我有希望！尤其是我的母親，在她老人家的面上，也浮着一絲笑意！

在一個有生氣的中午，我從教務處領到了准考證，上面是明明地載着，後日上午九時在崑山路東吳法科學院開始考試。

做了一夜的好夢，一清早便爬起來，洗嗽，整理文具，人是怪輕鬆似的，怪有生氣似的！

經過一番的寂靜後，我思想的結晶品，實現理想的工具，同時更是下學期學費的交換品，是降生了！自己看來總像是不行，不能中看文章人的意思，可是也實在沒辦法，因爲當時我的腦子裏是充滿了不安，不安消滅了我修改的能！

事實是過去了，我當然是名落孫山的一個，可是我並不怨恨，因爲現在我想這不過是同時航空獎券一般的不可靠的。的確！這確是廣告中最新奇最能使人注意，最像光明正大的一種，同時可以避兔社會上罵他種香煙的獎金一般地

時間到底是來臨了，東吳學院也擠滿了五百多人，連大學部中學部——卷子也拿到手了，這時候，懼怕悄悄地襲入我的心上，因爲人是這樣地多！希望也跟着地微小，微小得好像前面祇有一絲的光明似的！

「多難興邦」，四個大字，高高地寫在黑板上，同時做了每個人思想的集中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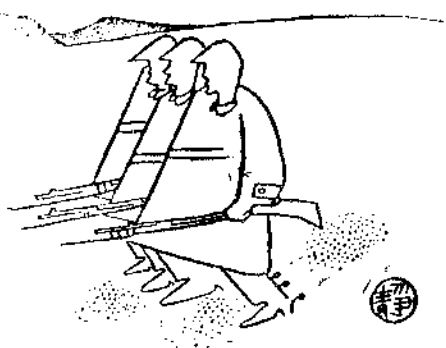
整個的課堂裏，寂靜佔領了每一個部份。忽地裏，擾動開始襲擊了，寂靜頓時消滅，原來是華美煙草公司爲推銷貨品見起，在場諸同志——考試的窮小子們——都送一包十支裝張的買司下香煙；於是隱然的笑聲，語聲，都開始了，大概誰都在批評着，討論着，或談着這襲擊寂靜的一件事——贈送香煙——。

這是一點是辦法最錯誤的一件，就是一包買司下擾亂了每個人的思想，雖然說是給窮小子們嘗一嘗新，可是他的心未免太可惡了，要知道壞的習慣是最容易傳染的！而且他的心未免太急了，同時給人們多一個攻擊的弱點！

他的力量真不小，航空獎券決不能使一般安天樂命的人，沒有餘錢的人去嘗試，可是他利用着人類的心理——想出風頭，想解決他渺小的經濟問題的人的心理！使我和我的同志多做了幾日的夢！要知道這決不是夜間做夢，簡直是日裏，光明的日裏，終日消沉在夢中！

但夢總有醒的時候。

十日漫畫  
法報論日俄勢在必戰，俄報論俄國勢在必敗，「中國多災多難，一派人」云。(聯生)



# 文壇畫虎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真實為要，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關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實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 曹聚仁 阿素

有一次，我應了一個研究會之托，去接曹聚仁講演。曹聚仁這個名字我很熟悉的，最初是看過他編的國故學大綱，後來又看過他主編的「烏鴉主義」的濤聲。在我思想中，他一定是個學究模樣兒的老年人，因為他的文章很有些像魯迅，魯迅是個老頭兒。「聯想」這怪東西使我想到曹聚仁也該是個老頭兒。可是見面時，發現他是個中年的年輕人，（因為他臉上光光的，沒有一些鬍鬚。）初見時，有些像商人。聽了他的談話和演講，深覺他是一個誠篤深思的學者。他思想敏捷，分析一件事，真是所謂「有條不紊」，使聽者能徹底明瞭。在思想上，他是跟着時代走的。好像在民國十六七年時，他有發表在覺悟等上的文章，那時，他的思想是模糊的。可是現在，他受過了新興社會科學的洗禮，和以前似乎截然不同了。

他的文章散見在濤聲自由談等刊物。不久前他從回力球

上參透了「偶然史觀」。曾在濤聲上登了一個開端，但未見有專文出現。濤聲去冬被迫停刊了。照他的預約，烏鴉在三月一日再鳴，但四野寂然，未見有鳴聲，也許這烏鴉在去冬的白雪裏凍死餓死，返魂乏術了。他為人謙虛，無時下文人之習氣。孜孜為學，夜則研究偶然史觀，誠為今代可敬重的一學者。

## 何德明

何德明是大夏大學社會系三年級生。年紀還很輕，只有二十一二歲的模樣。是一個外貌似乎很木訥，其實很滑頭的傢伙。有時他會裝起嚴肅的樣兒，高談着人生及文藝等問題，可是忽地又輕鬆地講着笑話，或者是女人之類的事情，去了。

他會寫清麗的詩歌，他的詩集幸福的哀歌曾為新詩運動的先驅者胡適之在獨立評論上推重過的。他有的是天分，可是他卻懶。一年三百六十日中，沒有二三星期放在寫作上的。但是他寫的時候，却很迅速。他寫小說，只要 Plot 想好

，一口氣在幾小時內就完成了。每寫好一篇，不肯再修改，就寄出去。因為他不肯審慎地寫，所以有時不免有些漏洞之處。他寫詩，如果靈感來時，一小時內可寫二三首。可是一學期內只寫出一二首的時候也是有的。

## 楊昌溪在南昌

還有，這位老兄有些「吊兒郎當」的脾氣。（有些人說他神經病是過份的。）他心頭

楊昌溪來南昌已經在去年二三月間的事了，當時是由南昌的江西電訊社的名義將他從滬上請來。因為江西電訊社是江西省辦的一個較大的新聞團體，當時正想在江西電訊社內附設一個文藝部，於是請楊昌溪做了文藝部的主幹。

他是一個有着勤苦的性子的中年人，黑色的臉皮上時常架着一副近視的眼睛。不會擺架子，人很隨便，記得他曾和兩個很小的孩子做過好的朋友，後來這兩個小朋友天天要找他補習英語，他幾乎弄得沒有辦法。

他也很喜歡談女人的屁股；記得有一次他向我的朋友人君說：「當我每次走過東湖邊的時候，我總是在那些正在洗衣服的女人的屁股上瞧上幾眼，才舒服。」後來又因為行營方面，想

不爽意時，穿着那雙釘着馬蹄鐵的皮鞋開闊地到處亂跑。或者伏被作元龍高臥。他想看女人，可是女人望了他臉就紅。有時他想到那兒去，就會立刻動身，不管一切地跑去。有一次他拉了二個朋友到大世界坐夜，險些兒做了神女的俘虜。

年輕的人，只要努力，成功是可以預約的。像何德明，如果他能跳出了懶的陷阱，以他的天份再加上努力，成就一定很可觀的。

桂平崎

在文化界來佔有相當的勢力，（即所謂文化則匪），又先後舉辦了「青年與戰爭」，「奮鬥文藝社」等文藝團體，楊昌溪便又擔任了這兩個文藝團體的主筆。並且兼任了江西電訊社編輯部的一個重要職務。這詩的楊昌溪的確是身兼三四職務的重要人物了。

後來他又擔任過南昌新聞日報副刊的編者，收入很大。但在不久以前，他因為種種的原因而使他從前擔任的職務完全解職。於是他的命運又變得「不幸起來」！

現在在奮鬥文藝社的編者已不再是他了，「青年與戰爭」自從他解職以後，又已移往上海發行。現在他在南昌似乎已不大使人注意了。——一九三四，二，十八。南昌

十日漫畫  
徐悲鴻在德國與蘇聯叛徒劉海粟將國畫展覽，搬去陳物甚多，博得彼邦人士稱讚不少是為東風西漸之一證（譯生）



## 名與文藝

某人

在古羅馬共和國裏，因為人民的知識不夠，而大多數的自出人，又是貧苦的，又沒法子去找職業做，因為職業是卑賤的，又全被奴隸佔據了。在這種情形下，一般貧苦的自出民，只有兩條路走，一是做官，一是出賣選舉票，做官必先出錢賄賣，所以貧苦的自出民，先去外國賺錢，發財回國，便可買得大官。凱撒就是這樣的。

要想做官必先想法賺錢，在我們的文壇上，也成了類似如此的情形，不管你是想從事文學，還是想藉之維持生活，總是要想辦法先取得一個「名」，如果成了「名作家」，便可以大寫其文，不愁沒處發表，而沒有名的人，便是文章如何好，也只有留着自己欣賞吧。

所以現在一般作家們，總是把「名」看成從事文學的大前題，正如錢財之於羅馬的作大官一樣。在不久以前，曾有一個叫「無名文藝」的雜誌產生，由這名字看來，也可知道一般青年作家的態度，在只鬧着「有名」「無名」的問題，而意識，情節，文筆，結構，一切都是次焉者。

在這樣的時代中，奢侈瀰漫着大都，明明誰也知道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的貨物，和其他小店貨物的品質一樣，而價錢又

# 記毛常先生

思 索

毛先生有着修道士的風度！  
瘦長的臉，怪道氣的，還有一撮柔麗的長髯。藍布長衫，輕微底音響，溫馨的笑，那才夠動人呢！(？)假如是女人。樣子是這麼一位五十上下的道學先生，朋友！誰相信他偷地，却有着年青人羅曼諾克的故事？怪動人，而又怪溫馨的故事！

毛先生自從北京大學，轉到了廈門大學之後，生活更平板，更苦悶；他便決心扔下了粉筆，蹣跚地踱到蔡元培先生的「西席」來，教着蔡先生的公子。不久，蔡先生的官運又亨通了，毛先生便在大學院裏，教育部裏，執掌着祕書，誰料！官海的風波，却又把他捲回到這有着鶯花亂舞的南國來了。  
是一九三二年的春風淡蕩裏，雄偉，孤寂，苦悶廈大的學府中，我們這位老道者，却在那兒微溫着粉紅色的綺夢呢！

事實的展開，便是這樣有趣：  
廈門大學「詩」詞「曲」文這類學科是毛先生主持的。那時選着「詩選」課程的大學二年級的女生××女士，便是這故事中最有趣的人物。

這兒最好是來一個速描：  
××女士，有着婀娜的腰肢，瘦條的軀幹，鴨蛋兒的臉，柳葉兒的眉，櫻桃兒的口……這便是說，××女士的風



十日漫畫  
監院院長某日過瀨病，此事人人殊，有謂院長奉公忠職，口誦佛經，多致瀨病痊癒者；有謂院長二月五日祭灶，所封我嘴部靈符，有謂係火車失事，當以投誠近實。

度，已夠醜陋血氣方剛時代的新人了。

每天，要是詩詞這麼一課，你便可看到××女士的臉兒，更撲得紅紅白白，髮，還要曲彎地燙着，桌上也放着一兩朵香噴噴的花。我們當然不是說，這於毛先生却有着什麼企×，作×與誇×……我們承認女人名花是會及時互相憐惜的！  
每一課，每一課，下課鐘敲了，毛先生和××女士便有課題兒——據說。兩件——往返教益，盡避不休。當然也不能盡是不休！

一次，在一個宿舍裏，男學生的A和B，他們却在談論着這趣事的開展，照錄如下，不敢擅改，不敢杜撰，自然也不敢負責。

A：「老B！怪有趣的，老毛今天上課，又插着一朵香噴噴的花……」  
B：「你知道這花？」  
A：「知道？自然我知道！老A！我不是坐在××女士的後面嗎？」

B：「如何？非公開不可！」他與高采高烈地跳起來，「拍得」，拳頭擊桌上一敲。  
A：「你得守祕密，意外的獲得，毛先生該是不允許的。」

B：「上課時，毛先生不是把一個信交給××女士說：『你的詩改了。』嗎？那時候××女士接過信，便折開偷偷地看，又偷偷地笑。隨着信摺了，收了。我便伸長着頸子，可巧看到××女士用鉛筆在『拍紙簿』上寫着：『毛師：我的事你怎樣？妹××。』隨後她又扯起來。老B！這『妹』字在此時與此地，務請你研究研究，你便明白這怪有趣羅曼諾克成份的詩人的故事！」

A：「花呢？問題你又提開了。」  
B：「後來下課了，誰都走了，當我們三個人出了教室——這一班只有四個人，××女士在內。——便聽到毛先生吟詩似的吟着：『好香呀！花。』老B呀！好香呀！花！我不能再說下去了，說下去我可罪過了，可不是？朋友！」

B：「自然哪！若問以後，只有『哈哈』，」  
記錄到此地也得終止。我須作下列負責的聲明：  
毛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非常的欽佩，造謠中傷的事，絕對是小子所不敢為；以其所不敢，而竟有此所不敢的故事，當然要請毛先生原諒我直說了。好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有着這麼一段香噴噴的佳話留存，編者先生今日大約可不致『忍痛』付之字紙窠中也！

一九三四，二，二八。

要昂貴許多，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永久沒少過主顧。因為一個貴婦人所買的貨物，如果包紙上印不是大公司的字號，便會連貴婦人的身分，也隨之降低的。因了大都會有了這樣的許多貴人，所以大公司的生意，便不會衰落的。假設貴人一個也沒了時，這些公司當馬上倒閉了。

文壇同樣是如此，因為我們的「文壇」是這樣的在專注重着「名」，所以有些「名作家」便作起了生意，而無名的作者却永久不能登上文壇一步。正像小店不能為貴人們所光顧一樣。  
可是當小店生意無法維持時，將貨物全盤廉價脫給大公司，大公司可以照樣放在櫃檯上賣給貴人們。  
現在說到關於何家槐轉讓的事，兩人的情形，在待析寫的「何家槐的創作問題」(申報自由談，三月七日)可以看得很明白。何家槐固然願意把徐轉讓的文章，據為己有，而徐轉讓又何嘗不願把自己文章讓給何家槐。

教我們看以下的一段文字：  
「這事當不止安平一個人曉得」轉讓說：『恐怕沈從文，施鰲存和邵洵美都曉得的，因為……先投給『現代』和『新月』的文章，寫着我的名字，而既經拿回來，在另外雜誌上發表，又變了名。』(見「何家槐的創作問題。」)

這可見假如徐轉讓的文章，根本就發表了，自然不會再變了名，而既經在一家遭了閉門羹後，難保在他家不受同等待遇。而既變了何家槐之名後，在另外雜誌上，却偏偏發表出來，這裏表明了「名」的效力。我雖不信何家槐的名會比徐轉讓大多，但就其有無出路一點看來，便也不能不認為有此關係。

這事在「道德」上評量起來，是件不道德的事，但這是因為不得已，却也是很顯然的。我想一篇文章寫好之後，是不甘於叫它只供自己的欣賞，且夫還有衣食住等在後面逼迫。在非常的時候，每每不能以常法援例的。『嫂溺援之以手，』孟老夫子也還以為可以，當一個奄奄待斃的叫化子，搶麵鋪兩塊燒餅吃，却也不好細以道德與否的問題。

設如何家槐把徐轉讓寫的文章的稿費，不折不扣的給徐轉讓，則此事之評定如何，却也很成問題。便是打個折扣給他稿費，却也還要看情形以評定。

當然我和何徐及其事有關的諸人，一個也不認識，但是自己的話自己却不能不說，我總覺得社會太忽略大體，而苛責於細微。在貴婦人們只認得有名的大公司的字號時，小店不能營業下去，而大公司確是須要收買去的，當然這是件不合理的

事。如果貴婦人們的態度不改，而有名的大公司又不收小店的貨物，則非特小店的貨物要爛毀下去，便是小店主也要餓死了

文藝商人，固然要不得，而現在文壇的威權者對文藝作者的態度，尤其要不得。

文藝商人，固然要不得，而現在文壇的威權者對文藝作者的態度，尤其要不得。



# 討 逆 日 記

丁 零

(二)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朝暾未上，露冷霜濃，又是這  
麼一大羣由大禾山的村莊裏，像一  
條灰色的長蛇，盤上崎嶇的山道。  
雖是隆冬天氣，一路上松蒼，柏翠  
，竹綠，菜青，以及叢林鳥歌，坑  
谷清流，小河激湍，無處沒有江南  
春色的景象。只可惜這等適合高人  
隱士騷壇詞客駐蹕之所，竟給打土  
豪分田地的土匪鬧得十室十空，雞  
犬不留！

離大禾山三十里，到華橋，這  
華橋是贛閩交界處，我們的大隊伍  
就在這裏大休息，吃中餐。

第七十九師駐防此地。在四山  
環繞中，由稻田裏頭血與長髮凝成  
一片的兩顆類似藝術家的頭，和土  
牆上的共黨標語看來，便可證明這  
華橋也還是我中央軍剛打下來的。

今天的中餐，是經驗上得來的  
，因為早上盛了一漱口盅飯，用臉  
巾包好掛在腰皮帶上，肚子纔得  
到實惠。餐後，一條灰色的長蛇陣  
剛盤出華橋，後面山上「劈蓬，劈  
蓬」的槍聲陡地大吼起來；但我  
我們的長官似乎早就預料到這是由  
上流竄的小股土匪，與第七十九師  
的一部接觸，毫不關係我們。因此  
，先頭的隊伍并不以槍聲而停止前  
進。最可憐是後頭的挑夫，一個個  
嚇得恨沒有姜太公土遁的法術。于  
是拚命向前擠，把整齊的行軍隊，  
擠得七零八落。不過這一來，伙子  
却再沒有往日挑不動時，那些慘慘  
表演了。而且沒有一個會落伍，所  
以今天雖跑六十里路，而到光澤城  
，還不過黃昏時候。

一連跑了三天山路，硬腳骨也  
疲軟下來了。聽說燒酒有效，一面

擦，一面渴。當我打掃清潔睡覺地  
板後，便跑出街去找酒店；可是，  
驚人的發現！這數千店舖，數千屋  
宇，連續數千米遠的光澤城大街。  
家家戶戶，門窗洞開，我幾疑置身  
於……戶不外閉，是謂大同」的  
大同世界中了！但每踏進洞開門戶  
裏，却嗅無一人，祇見破櫥傾側，  
黑煤鋪案，此外便連飯着蠅也看不  
見一個！無已，仍提着空酒瓶掃興  
返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五時三十分起牀，連長宣佈今  
天不出發，誰都高興，尤其浙江籍  
的年輕伙子高興得大唱其山東人賣  
高粱糖的一類小曲。亦時隨隊至東  
門大草場集合，不久，一個矮得像  
我們中華民國的敵人的官長，背後  
跟着好幾條手執「自來得」手槍的大  
漢，蹣跚而來。由旅長高城立正口  
令，全場肅然。大家不消交頭接耳  
的請問，都知道那矮官長就是我們  
新到任的師長。但也有些不懂「人  
不可以貌相」的邏輯的同志，帶着  
「不相信」的藐視態度。

師長有師長的尊嚴，當全場屏  
息立正後，這矮師長徐步踱到土墩  
上站好，一對尊眼立即像通了電流  
向黑壓壓的大羣中打了個轉圈，接  
着便把尊嘴一張，一張之後，就是  
那麼一大篇對在場弟兄褒貶兼備的  
訓詞。聲音：洪亮，有勁！態度：  
雍容，雄偉！這短小精悍的印象，  
提起我不少興奮。我預料：要是將  
來討逆凱旋移師北上抗日，豈不是  
又一個民族英雄馬占山！

聆訓歸營早膳後，一部弟兄奉  
命修葺毛廁，打掃營房，洗刷壁間  
的共黨標語，我不與焉。于是入廁

房，煮開水，洗衣服。洗完，怕不  
良份子偷去，爬上晒臺，高高用竹  
竿掛起。然後放心溜出營門，穿街  
過巷，兜了個大圈兒，一無所獲；  
惟逢牆遇壁，皆有滿目琳瑯的標語  
。在城隍廟的照壁下，竟牢牢貼着  
一大張鉛印的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  
農紅軍會銜的對日作戰宣言。我橫  
一橫眼，看兩旁無人，乃偷偷的讀  
下去；那宣言起首是痛罵日帝國主  
義者如何如何侵略中國，如何如何  
蠻橫無理。繼之痛詆我們如何如何  
阻撓紅軍北上抗日，如何如何勾結  
日閥……洋洋萬言，不堪卒讀！  
我爲了還要保留腦袋，也終于不敢  
放肆卒讀了！祇得悄悄回營，做些  
無關緊要的事，照例吃中飯，晚飯  
。睡覺。

十二月二十四日

年來，我革命的中央軍，打軍  
閥，討逆，抗日，剿匪。軍行所至  
，無不以標語一物爲先鋒；然而，  
我，幾年來站在革命軍的同一「火」  
線上，就根本沒有這回到福建所見  
的多。只要你個牆壁，或是破門  
板，我們黨同志便會很高興給他畫  
花臉；白的壁用黑墨，或木炭。黃  
的牆用粉筆，或石炭。石塊築成的  
呢，書寫不便，就黏與五顏六色的  
紙條。千篇一律，總使那牆壁，那  
門板，體無完膚爲止。

今天特以私人資格，把環城的  
標語，調查了一整天，發覺我平日  
歡喜塗髮，洋裝，銅盆屁股，高跟  
皮鞋女性的吃軍隊飯的黨官（即指  
導員）許多錯誤——矛盾。不通。譬  
如說吧；我們委員長有過命令的，  
凡中央軍以後須把「赤匪」改稱「土  
匪」，更不許有什麼「共產軍」「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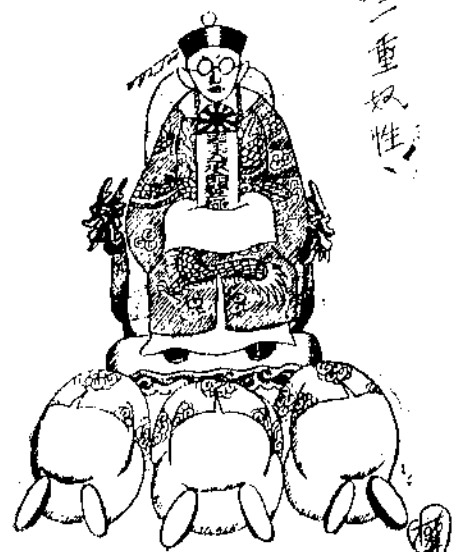
## 文壇大勢圖

石·白·須

所謂文壇實際是文章交易  
所，這已盡人皆知。這交易所  
的主宰自然是書店老闆和編輯  
先生。一切文章與世人相見，  
關節均操之於這兩位人物。除  
了少數有力量自己印行文章的  
「文富」和「文豪」外，其餘  
文人差不多都是小販等身的。  
或者零碎，或者批發，均須與  
上面兩位先生打好交易——從  
他們手里發放生死。而可咀咒  
的是這兩位人物通非好說話人  
物。編輯先生認人不認文章，  
書店老闆認銷路不認文章，自  
然也不認得人，此不易通例也  
。著作家們儘在這通例之下受  
苦，而無處控訴，哀哉！  
那麼現在的著作家難道真  
來個譬如吧。譬如有一個  
潮流起來，這便是此等人的機  
會了。乘著這機會，此等人便  
出其身手，從而利用。書店老  
闆編輯先生大致是體貼讀者，  
適應潮流的，那麼此等人就幫  
着他們去作適應工作。這真是  
再「討價」沒有的事。潮流是  
風花雪月，幫着風花雪月一下  
子，他便有福了。潮流是普羅  
列塔利亞，幫着普羅列塔利亞，  
他便有福了。假使潮流以風花  
雪月微嫌「鴛鴦蝴蝶」，應得  
改爲啤酒咖啡，或者微嫌「普  
羅」力太厲害，應得改爲軟性  
文藝者，則他們也無不從善如  
流，馬上「轉變」，子是既已  
「適應」，亦且「識趣」，文



無題  
三月伴光落花飛  
江北首草半半半  
塞外朔風稱皇帝  
中原帶王坐高椅  
失東隅兮收乘輪  
可憐奈何難離  
揮手不打哥兒夫  
拍眼但望百脚旗  
指日高昇意已足  
那管人民與家國



三重奴性

那管人民與家國

「軍」之稱，如遠則謂。可是我們黨官，不但依樣稱土匪為紅軍，且連土匪以白俄意義自中央軍為「白軍」的「白軍」二字，亦堂堂皇皇的在板壁上大書特書，例如標語中「白軍優待紅軍俘虜」，「白軍醫治紅軍傷兵」等等。還有，又譬如說吧：我們委員長，也早有過命令的，凡中央軍無論剿匪，討逆部隊，一律須將隊號秘密，另仿電報本中韻目的例，以一個字或兩個字代表隊號。例如：八十六師，其代表隊號字為「精明」二字，則以後凡八十六師的宣傳品，或公開的文告，祇在尾巴上簽署「精明」二字，其用意無非避免敵方偵察我軍數量及行動；乃我黨官竟聰明過度，弄出「八十六師不拉伏」，「八十六師不擾民」一類的標語不少。標語尾巴上確已簽署「精明」二字，然，我的乖乖！這樣一來誰不知原來「精明」二字，就是八十六師的代號呢？總之，這般「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王二勿偷」的黨官，端的會使人敬佩得六體投天！

話柄多着呢！還有什麼「歡迎匪軍拖槍來當國軍」啊！把土匪標語「歡迎工農民衆加入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紅」字洗拭去，加寫上「白」字，變成「歡迎工農民衆加入白軍打土豪分田地」啊！……可惜沒有開工夫，把牠一一記錄下來，集成一本標語大觀，刊行問世！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繼續洗衣服。天曉得！當我握着絞乾了水的衣衫走到前天晒過衣服的那臺邊，那巍然八根粗大木柱搭成的晒臺，竟不翼而飛！我有點不相信，以為自己走錯了路

，但真憑實據不少，這裏確是晒臺位置，爲了這事來的蹊蹺，不能不以福爾摩斯自居；果然，不出兩小時破案，原來這晒臺給我那胡帝胡天的伙仗，折來當柴燒了！當下我就連想到家家戶戶門戶洞開爲什麼沒有門板把牠關上的原因。

下午，一位紹興師爺（軍隊裏稱文書上士爲師爺）告訴我，前天他找到一個會洗補衣服的老嫗，要我陪他去取回來，累我一街，一巷，一街，一巷，跟着跑得脚軟，才鑽進一座門外圍以竹籬的茅舍裏。那會洗補衣服的老嫗，正坐在三隻半腳的方凳上打盹，大概聽着我們的脚步声，立刻睜開一對饑餓的老花眼投射過來，立刻在平弧形的扁嘴巴上漾出慈和的笑站起；不用我們開口，看她慢慢移小腳到離灶不遠的地方站住，推開竹籬編成的門，踏進去，捧出一疊已洗補的軍服。紹興師爺上前去接過來認真看，同時老嫗一對饑餓的眼，望望我，又望望紹興師爺，嘴角上永遠漾着慈和的笑，似乎很滿足，快有十五個銅板到手。誰料這時的紹興師爺，突然變成怒目金剛了！舉起手就要將那套軍服向老嫗劈面打去。我知道情形不對，馬上拉牢他的手。老嫗也攔住了慈和的笑，倒退了幾步，連饑餓的兩眼都驚悸得似乎散了光，死釘住紹興師爺。經我問明理由，才知道他的軍褲屁股上穿了個洞，叫老嫗補，不想這老嫗竟把那兩邊的褲口袋，也當裂縫，牢牢一邊一條粗線把牠縫上。紹興師爺硬要她賠償，一面罵罵，一面準備非打不可的模樣，纏了半天，弄得我舌敝唇焦替老嫗開脫。結果，衣服由紹興師爺領回，十五個銅板

洗補費沒有把。老嫗不敢抱怨，只怪自己不知爲什麼得罪了老爺？怯怯縮縮送我們出茅廬。途中，紹興師爺露出滿臉狡獪的笑，對我說：「老丁，我看不大要緊，回去只要把兩條線拖去就行！」我嘴裏恭維地答他「是，是，是！」我心裏却在悶想：「今天救了老嫗一條老命，功得無量，將來火線上子，彈

，一定不會打到我身上來！」（待續）

比方下棋 離人作



壞牛耳，非彼誰屬也哉！既執牛耳，自然儘可隨便在牛背上馳騁，呼風喚雨，掀酒翻茶……他們的文即使不幸而請進了『論語』的『古香齋』，或是『羣言堂』，也怕出不到頭風，收不到稿費。一般被譽爲根氣淺薄而不善作牆上草的作家，便也只得被拚于潮流之外，發牢騷嘆氣。而也有不安于發牢騷嘆氣者，那也就急急直追，跟了他們去！

于是乎文壇之基奠成。著作家都外任傭客，永遠搬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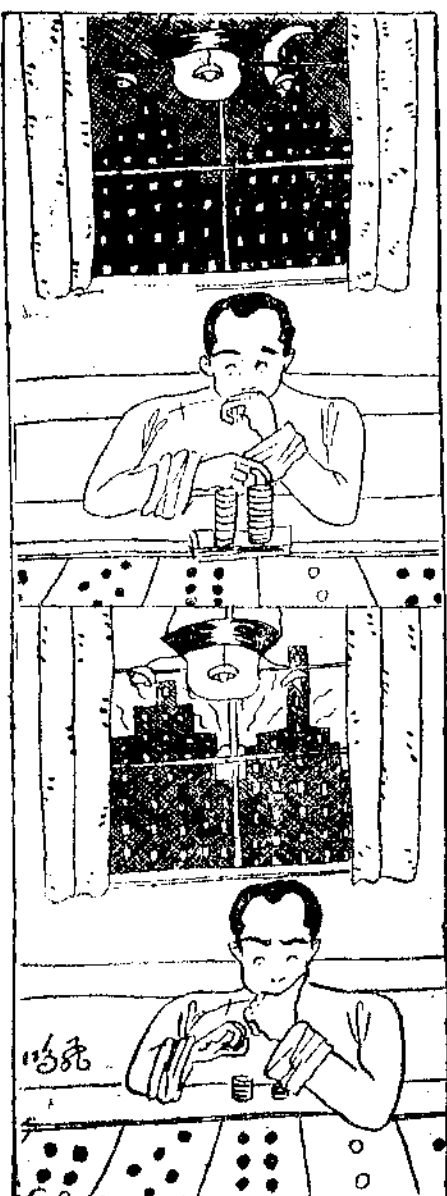
關於何徐稿件糾葛的張本人徐轉蓬何家槐二人，在本刊曾有前轍之介紹，載十七及十九期文壇畫虎錄中，讀者不妨參閱也。此項問題，只怪何家槐的一封信，說得像煞有個事，於是鬧得不亦樂乎，其實這種私人之間的事，我們旁人不想多加過問的。這是本刊編者的態度，合併聲明於此。

陳代謝的貨色——所謂潮流不止。舊貨去了。新貨漸漸過時，舊貨又上市了；……書店老闆自然麥克麥克，編輯先生也寫馬馬花花，著作家們都變寫寫寫，讀者嗎？可不用管他嗚咽嘆氣。文壇之貨色五光十色，如市場之有味母，味宗，味華，味中素，觀音粉……變萬化端，而不失其源。中國文化因而鼎盛，駕歐美各國而上之——帝國主義無形壓倒，文化救國馬到成功……懿歎盛哉！是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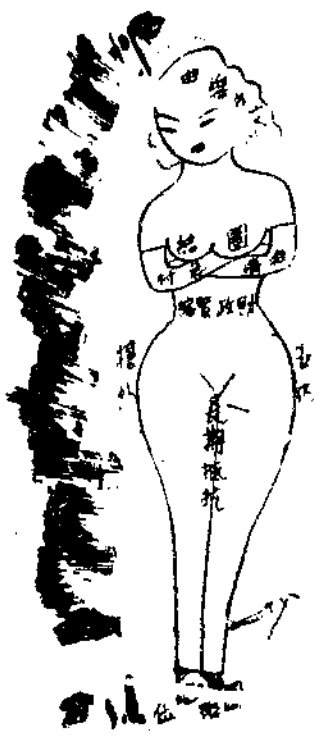


十日漫畫 近日文壇又發現一駭人奇蹟，事轉蓬爲徐與何家槐創作的相授受問題，聞涉人物至廣，糾紛迄今，尚未得見下文，但以鄙人所知，此事可開章克標，何則？因其所著文壇畫虎一書遺害不淺，徐何二人定守該書所發之登龍術所致也，于戲！

中國民衆之忍耐力



鴻飛作



有美皆備之 My dear, oh! My dear! My dear 譯作馬連舞? 目的舞? 余忘我作

## 新生活與棄X就舞

前 轍

自大人先生等提倡「新生活」運動之後，於是四方之「士」，聞風景從。正如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新生活」運動之盛，真是了不起的呀！不過，在大人先生還沒有喊出這個漂亮的口號之前，曾為電影明星之梁賽珍老早就懂得那個——「棄影就舞」，據說，那是她底「新生活」。

本來，舞場聘請外洋伴舞者，不自梁賽珍始；做那個的「開路神」的，老早就有一位交際花胡覺後。可是，交際花受聘做伴舞者，這有什末可怪？正如狗咬人一般，很平常，很平常。倒過來說，假如碰着人咬狗的事情，新聞記者就得大書特書，給人們見識見識了。那末，棄影就舞的「開路神」——梁賽珍，當時，將就舞之時，新聞記者，曾經費過不少筆墨來宣傳那個。

有人爲了得不到做電影明星而自殺，這可以證明「明星」之耀目，不知有多少人要爲了那個顛倒！可是，過着明星生活的梁賽珍就不同，她似乎還要討厭那個。她討厭的是什末？得到整千整萬的觀衆來拜倒她底明星裙下不好嗎？名氣十足，正是人家求之不得呢！於是梁氏就發表說話——

「爲了生活呀！」

「做明星不是生活嗎？」

「是的，做明星是生活，做舞女也是生活，都是生活，我何不拋了舊的生活，而另尋新的生活？」

有人再要問她，於是，她又那末的發表了她底人生哲學的妙論。

不過，假如拿着「都是生活」的哲學來處世，於是，推論下去——做明星是生活，做舞女也是生活，做野雞不是生活，想到那個，一般能夠生活的大人先生，爲了恢復固有的舊道德起見，以爲「做舞女，免不了談虎色變！」

生活總是生活；而貪新厭舊又是人們的常態心理——自然人們都高興着「新生活」的未來滋味了。況且，經過大人先生

的提倡，雖然有些冥頑不靈的反動分子還是「舊生活」的死圈里打滾，而稍爲知機或者職時務的俊傑就不能不犧牲個人成見，向着「新生活」那條路前進。

在國難期間，目前的「新生活」是什末？於是，大人先生就苦口婆心地勸人努力建設，以求得未來的幸福。瞧，上海自經一八八砲燬之後，大人先生在江灣就建設了一所新房子，過其「新生活」；而一輩子的慈善家又在「准外地」來大興土木，建設起許多適應「新生活」的東西，如——旅社，酒店，電影院，跳舞場……不一而足。

跳舞場之增多，自然因爲舞客之漸衆；舞客漸衆，舞女就不能不增多。舞客要求的是跳舞，而舞女是供給跳舞者。跳舞吧，都是生活，而且是「新生活」，何樂而不爲？

交際花自己是先覺者，她老早就找着那個「新生活」了；不敢自秘，於是「覺後」起來，梁賽珍現就跟着「轉變」。梁氏似乎受到一點兒腐化分子的疵議，這兒又來了一個女作家——王紹禧。

女作家又是多末名氣的呀，比之電影明星，自然要聲價十倍！因爲做明星固難，做作家亦不易。譬如——絞盡了腦汁，一篇大作算是寫成功了，照例就得送到雜誌或報紙去發表。可是，編輯先生底眼光近視的對於不習見的名字，說不定，他會發起色盲，連看都不一看。假如你貼附退稿郵票的話，老實不客氣，他檢起郵票之後，把你底大作拋到字紙籠去。王紹禧曾在「新時代」及「東方」等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羨慕她的人，自然又是打着自己底嘴巴，罵聲不長進，或是倒霉，運氣不好。可是，你不必自怨，王氏乃女作家，今兒，她也要「轉變」了，棄文就舞，過她底「新生活」去。

徐風所扇，吳素素見得前輩的電影明星倡於先，女作家又投袂而起，她，吳氏，有什末關係——索性也跟着棄影就舞吧。據說，那個是辣妻主人慕其名，挽友懇其出坊伴舞的，大概是礙於「情商」的難過，她同意了；一俟主演的近作「新路」完成了，她就正式加入辣妻舞廳去伴舞，都是「新生活」吧？

總之，跳舞是一種「新生活」，而改行做舞女的——不管棄X就舞的好，棄文就舞也好，都是「新生活」。將來，也許棄X就舞的一定日見增加，而花樣更新、人才更衆，「新生活」裏更覺得濃厚，有趣！我希望——大人先生既已提倡，就應該廣爲宣傳，極力擴張，把那個「新生活」運動推到了小丫頭去。那末，跳舞場會因而增加，連帶的電影院，酒店，旅社……都跟着增加；中國由此而漸漸地復興，繁榮，鄙人當然拭目俟之——就其不幸死矣，也得在遺囑上教我底未來的兒子轉給我底未來的孩子知，要竭力來擁護那個「新生活」運動。



十日漫畫  
報載：「北平電，古物保管委員會發見盜竊古物除天壇先農壇外，尚有日壇地壇共首餘零三株，半非盜枯。又國子監交有多株標頭符號，且謂計全木廠所稱價不同，該會已電內務部派員，與論對此應注意，某報評論謂內政部應負責，同盜砍者乃內務部派云云。」

## 公文的「監禁」旅行及其他

白丁

記得上年十月間，汪院長曾在國府紀念週報告公文改革經過，並連帶述及現今公務人員處理公文「失當」及「遲緩」的惡習。他以院長的態度來揭發屬下的弊病。報告中有幾句妙喻，說一件極重要的公文往往會給人無端「監禁」起來或「長期旅行」去（大意如此）。這種譬喻真是再確切沒有！

當咱沒有踏進公門以前，咱總以爲汪院長說這幾句話含有幽默化的俏皮意味，學的是吳稚老一派口吻，未免有「過甚其辭」之嫌。吃公家飯的公務人員畢竟不至於「員」會這樣子沒有責任心做公家事。咱常說吃公家飯最難。吃了十分滿的公家飯，而只做五分量的公家事，除不怕餓斃的阿Q，並不覺得怎樣過不去外，咱們摸摸腦袋，捫捫良心，真會無端從席夢思彈簧墊褥上掉下來。然而，到如此，咱僥倖也會被出騰進這「神聖莊嚴」的公門，居然做起「不可侵犯」的公務人員。幾個月長的經驗告訴我，我的思想完全是錯誤的，不合時宜的；而汪院長關於公文弊病的話，才覺得不是「過甚其辭」；而是「擊中要害」。但未免使一般「公務從業員」大大有點「難爲情」！

我想假定一個「旅行」與「監禁」的故事：假定：一個「中國人不許抗日」的一紙公文從最高的國民政府里出來，「旅行」到真正中國人鄉下老百姓眼里的時候，該需要多少時日呢？依照「官樣文章頒行條例」辦理，「旅行」到鄉下老百姓眼里的程序如下：

國民政府——行政院——省政府——民政廳——縣政府；  
區公所——鎮公所——鄉公所——鄉長——鄉民

上列機關大小九個。以民政廳以上爲大機關，縣政府以下爲小機關。查大機關中例有秘書長（或主任秘書），秘書，科長，主任，科員，等。每一件公文到達，上列各員都有過目之義務（別於權利）。過目時間以每員每件二刻鐘計（連抽煙咳嗽時間在內）上列五員併需二時又二刻的過目時間。萬一不幸而碰到某員不高興時，把公文望公文皮包或抽屜中輕輕一塞，這就了應汪院長所謂的「監禁」了。



# 一個舞女的自述

(續廿一期)

汪令儀

我不想做好人家的太太，那太可怕了，關在家庭中像個籠中之鳥，這種束縛，稍有一點人氣的女子，誰都受不了的。所以我現在做舞女，並不自嘆命苦，我深信有一般比我們堂皇高貴的太太小姐，實際上比我們更苦，因為女子在中國的地位如此，要不苦是沒有法子的。

太多閑話了，我得說我的做舞女，以及怎樣做舞女。

我今年十八歲，不，實在已經二十歲了，不過我對舞客總說十八歲，因為他們都歡喜這個年齡，而我們的年齡是該應迎合他們的嗜好的。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生性卑賤，自甘居於男子的玩物的地位，而且玩物不玩物和年歲又有什麼關係，難道說了二十三歲或三十二歲便不是男子的玩物了嗎？這不在這一點的，既然說慣了我是十八歲，就年年十八歲了，況且我的精神上有比十八歲更年輕呢，雖則有時比八十歲還更年老。這是不可思議，想來是年紀老一點起來，從前我絕無此種念頭的。

可紀念的七年前吧，那時我還在一家女中學校里讀書，也因為讀書之故而我墮入這舞女生涯來，可也是因了讀過些書之故而能寫出些自己要說的話。七年前在中學校學的跳舞，才真開心，誰知道今日里靠這一種舞藝來換飯吃的呢？

我是什麼地方人，父親母親還在否？以及叫什麼名字做什麼行業，我不願意宣布，因為他們一定不願意他們的女兒做這種被常人視為下賤的行業，而他們的確還很幸福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雖則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女兒過着怎樣一種生活，不過但願他們能忘了有這個女兒，而做女兒的也不想再重新屈辱的，一個人做錯了事，就得錯到底。啊，爲什麼我要有這種倔強的性格呢！

所以我的身世是不願意宣布了，有人問我，我也不過捏造了回答，誰也不能真知道，這個人現在又在什麼地方呢？

說到這里大家一定會想到，我是愛那個人了，可是他已拋棄了我，我已棄絕我了，我不怪他的負心，我仍愛他，但是他永遠不能回到我這里來了，我的愛的，雖則我十分希望也是無益的，我知道他明白。是爲了他之故，我被學校開除，從家庭出奔，而逐漸墮落到現在的生涯，但我終是不能抱怨他恨他，因爲我除了愛他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無論如何，我始終愛他的，我想，他即使看到了我現在這樣

的表示，他還是不理睬我的，雖然很想這一句話有反激的效力。

最初我們是戀愛的，他真好，他真可愛，天下除了他，我覺得沒有一個是男人了。最初我是在路上看到他的，不知怎的我就不能自持了，現在我還分明能想起那最初的心跳，不道他是我一個好同學A的長兄，在下一個星期，他到我們校里來就知道了。因爲他一直在外埠（北平）讀書，很少回來，所以不認識的，A時常提起他北平的哥哥，却不知道就是他，A給我介紹時，我心想早就見過一面，這是何種巧會之緣啊！有這樣的關係，我們很快地親暱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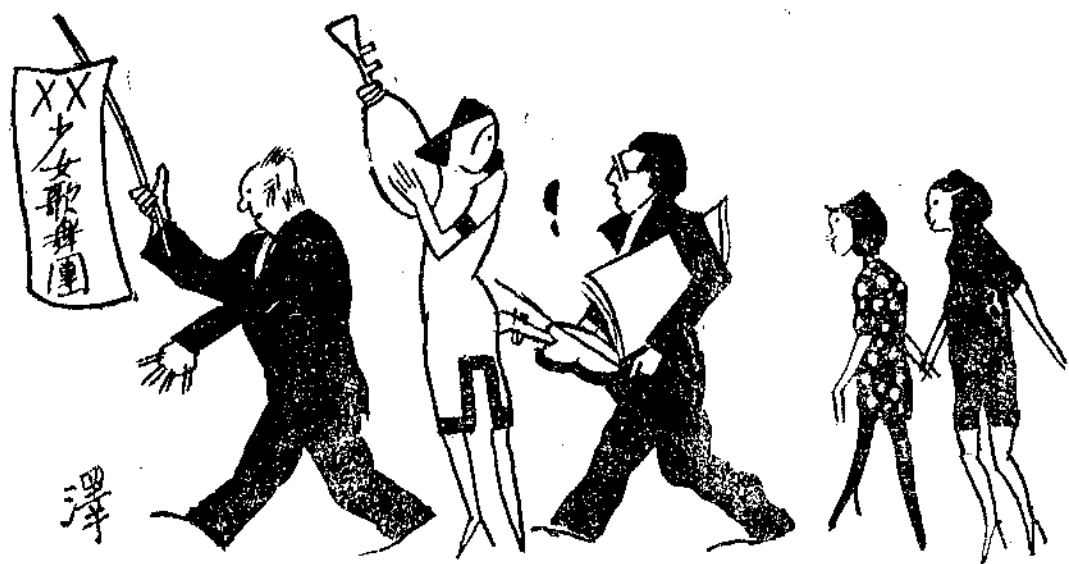
我家離學校有七八十里路程，我每星期日此後有一個長去玩的地方了，A的家是很近的，A的兄是不知爲什麼不再去北平了，有人說他因爲黨的關係逃回來的，那時殺人殺得利害，不過我始終沒有問他，因爲我們有別的話好講。在戀愛中的人，到處有可以說的話，這不用我多加說明的。後來A那嫉妬我起來了，因爲他哥哥一直和我要好而置她於不理。

我們的戀愛終於發展到了最高的階段，那是學校放假的時候，我不回家去，住在學校里，是多麼閑散自由而且得意啊。我恐怕終生只有那時是最有趣味了，他是聽我驅策的。終於有一天我們達到了必要達到的地步，我們出去旅行了一天，到一個鄰近的鎮上，A也同去的，是去探訪他家一個親戚，并且遊玩那個地方。他很聰敏地找到了一個機會，我們私下做了兩相情願的事情，這個可以記憶的下午啊。

我對於讀書是毫無心思了，成績已不在我眼中，教師們從稱贊變爲責斥了。但是我不管這些的，我現在還要書本子上的智識來做什麼？他能教導我千百倍豐富千百倍高尚的智識，我們只想如何可以見面，如何可以兩人在一起，所以他不在星期日也來學校里了。

新式走江湖

母澤卿作



公文監禁在暗無天日的黑皮包或抽屜中何日得能「重見光明」？那是「萬難逆料」的。運氣碰得壞，「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都是應有的文章；反正「禁」了一天便恢復自由也未奇。縱然碰到「真」們一個個不「高興」時，照算也需「一月有零」的時間，才能夠觸進鄉下老百姓的眼里。據我的朋友老書記說：（老人家今年五十二，從二十五歲起在衙門里充書記後，到如今還是一個書記，故以老書記著名）談談大衙門里秘書長以及科長，祕書的辦公桌上，理應安放「尚未過目」的公文一束，這則「不吉」。辦公桌上邊的公文堆積如山，一則表示「公務纏身」，忙的「手不停揮」，「日不暇給」；「衙門」非「冷」可知；二則有「福壽綿綿」，「源源不絕」之意。公文益堆得高，將來升遷的希望益大。所以，監禁公文實在是在公門中的「天之經」，「地之義」，無論如何不是一時一刻所需要改善的事。一件從最高機關出來的公文，經不起每個機關監禁三天，旅行到老百姓手里眼里的時候，豈非相隔「一月有零」？早變做「宿之又宿」的陳貨囉！

說來也難怪！長官們可以把公文實行監禁，下官們也何妨暫時予以拘留。於是，從最高長官起，一直到第十六級的書記止，外加門房信差，都是會同樣地給予公文一種「監禁」的苦痛。這也許是公門中的傳染病。

一月後，那件（假定的）公文旅行到終點——鄉下老百姓的服裝，鄉下老百姓早知道「中國人不許抗日」的一回事。不過多了「爲令遵事」內開以及「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仰遵照并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等刻板字眼八大串而已。

那便是「旅行」了九個機關，「監禁」了「一月有零」的成績。半截前「公文革命成功」？「除「監禁」一旅行」一仍其舊外，一切刻板字眼（如上列）均「忍痛」剔除，而且須採用新式標點。然而師爺（即今之祕書等。尊稱耳！）們善用者少。大都以逗點（，），始以終點（。）終。句點（。）不會用，問號（？）尤罕見。不過有些聰明人會在「一切此令」之下用「？」或「！」。也有以「！」並用者。至於用「總號」及「分號」者，簡直沒有。坊間雖有「公文新程式」出售，但師爺們不及青年人聰明，究竟弄不清楚，像錢莊伙計學代數一樣。

## 補白



一個民船上船主，他說：九龍山上揚家將，爲甚麼不肯幫我們中國忙？就是老令公司同六那他們，不情願做官，若叫錫排風下山，把那些寶貝帶出來，無論那一陣，也打不過他囉。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十章 (下)

「那一扇門呢？」范思興奮地問。「你能說那聲音從那裏來的嗎？」

她搖着頭。

「不！太恍惚了。所以我此刻才記起。但我是聽見的！」

「哦，那什麼道理呢？」

「或許沒有關係。」范思這樣地說着安慰她。「無疑是風」

但當我們又問了她幾句話之後，離開她時，她的臉上仍是非常緊張。

當我們回到會客室時，范思不平常地深思着。

「我得設法明白那孩子究竟真的聽到的呢，還祇是猜想呢，他低低地說。」

「她那樣的說法，不見得是猜想。」麥根回答。

「我希望是那樣的。」

以後的一個鐘頭左右，是化費在詢問兩個女傭人和廚子。麥根仔仔細細地詢問她們，除了新近兩次意外的情形以外，還問她們陸家平日的情形。許多家庭的歷史問過了以後，他得到了陸家一個清晰的印象。但沒有一件事是和目下的案子是有間接或直接關係的。在陸家，很顯然地，總是有着一種猜疑和嫉妬。僕人們說出的故事不是一個寫意的事情；是充滿着爭吵，怨言；大家不講話，和恐嚇等等事情。

大部份消失的家庭裏面的情形是個大女僕海敏說出來的。她比第一次見面時少神祕一些，雖然她到處引用許多聖經上的句子來說明這悲劇，那是上帝應當那樣地責罰她這罪過的家庭的。但一說到上帝所使用的這種責罰方法時，她却也有些糊裏糊塗了。後來她說她要去她的職務去了，麥根就讓她走去。總之，她說的話，無非是上帝顯靈吧了。

白東，那年紀輕一些的女傭人，恰和海敏相反，並不說許多神祕的話，她說她永遠地跟陸家的人相處着。在雪籟和施德商議要給了她工錢請她捲鋪蓋之後，她真真地吃了一驚。不到半小時之內她交還了鑰匙就離開了她的行李。她所留下的這消息真能證明了海敏大部份的話，她雖沒有主張這兩次的兇案是

上帝的刑罰。她的話來得更合實際，確是世間的看法。

「這裏有着古怪的趣事在進行着，」范思這樣說，那時忘記了賣弄她的風騷。「姓陸的都是怪人。連僕役們都是怪人」

像施德哈着外國文的書，海敏對着燈籠告，廚子走來走去的自己埋怨着而對於正式的詢問又置之不答——這樣的家庭！

「她轉着她的眼睛。」陸太太是沒有心肝的人。她是一隻正式的老妖，她有時把目光釘着你要謀害你。假使我做了安德小姐，就老早的會發瘋了。然而，安德小姐也不比旁人好些。她做事做得似乎很好和慈善的樣子，但我曾看見她正像幽靈那樣地在房間裏踱着；她有過一個時期會常常地問我，我把手放到耳朵邊有何意義。雪籟小姐是一個脆弱的人，除非她發神經病的時候，那末假使她需要，她殺了你還會對你笑。她和吉士先生之間有着有趣的事情。從安德小姐和珠麗小姐被擊之後，他倆會秘密地談着，他們以為誰都不會注意。還有那個白隆醫生為何常到這兒來，他是有深切關係的。他會在雪籟房間裏關着門逗留很長的時間，而她却好好的和你一樣的並不生病呢。現在還說利士。他也是一個怪人。他走近我身時我總是要避開的。」

「她做着樣子。」珠麗小姐不像他們那樣地古怪。她祇恨着每一個人而看不起大家。」

白東這樣地嚼了一大套蛆，她以為已經報了讎；而麥根也不會中途去阻止她。他很想在她那一大堆的沙土裏淘出的一些金子來，但結果細細分析不過一些誹謗之言而已。

廚子還要不明白。天生的不善辭令，當她說到這案子的時候簡直話都講不出了。當她被問到那必需問她的事時，她那惡毒的外表似乎突然隱藏在愁苦怨尤之下了。事實上，當麥根忍耐地攪問她時，我得到一個印象，她的堅持着緘默，是一種有計劃的反抗。范思也感到了她這種態度，因為在詢問的沈默間，他曾把他的椅子移了過去，直到後來直面的問着她。

「孟納，」他說，「上次我們在這裏的時候，你說過你的丈夫是認識陸太太先生的事情，因為他們的認識，所以你丈夫死後就到這兒來當差的。」

「我為什麼不是如此呢？」她倔強地問。「我很窮，我又沒有旁的朋友。」

「啊，朋友！」范思捉住了這個字。「因為你曾經和陸先生是朋友，你無疑地知道他過去的某一種事情的，那或許和目下的情形有些連帶關係的；因為那不是完全的不可知，你可知道，過去幾天中這兒所發生的罪案是和幾年前某種事情有關係的呢。你當然不會明白這道理的，但假使你能幫助我們證明這一點，我們會非常感謝你的。」

他問時，那女人把身子站了起來。她放在膝前的手握得很緊，嘴邊的肌肉也發僵了。

「我什麼事都不知道，」是她僅有的回答。「怎麼樣，范思若無其事地問，「陸先生吩咐說，你要就多久就讓你多少，關於這很可注意的一點你作何感想呢？」

「陸先生是一個非常慈善的人，」她用一種低微而高興的語調說。「這裏有人以為他是個嚴厲的人，說他不公道；但他對待我和我們永遠的很好的。」

「他和你丈夫的交情怎樣呢？」

「會兒的靜默。那女人的目光無目的地看着前面。」

「他有一次幫了我丈夫的忙，當他在困難的時候。」

「如何會使他做這件事？」

「他們有事恰好在同一塊兒——在本國。」她繃着眉，樣子很不舒服。

「這事在什麼時候呢？」

「我不記得了。總在我未結婚以前。」

「你什麼時候才第一次碰到陸先生的？」

「在紐奧蘭我的家裏。他到那兒有事——和我的丈夫。」

「我懂了，他也就跟你交了朋友。」

那女人仍保持着一種倔強的沉默。

「剛才，」范思追着問，「你說我和我們——你有孩子嗎，孟納？」

在整個的詢問中，這是第一次她突然地變了臉上的表情。一股怒火在她的眼睛裏冒着。

「這就是十四年了。」  
一種交錯着領會的惶恐，從那女人兇惡的靜默中顯了出來。

「你到紐約來找陸先生的幫忙，」范思進一步的問。「爲何你相信在你丈夫死後，他一定會給事情你做的呢？」

「陸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是她所願說的話，「他或許曾經，」范思提出，「於了你別的好處，因此使你想到你可以利用他的仁慈——或什麼？」

「這裏那裏都沒有。」她的嘴緊緊地閉着。  
范思換了題目。

「這裏所發生的慘案，你作何感想呢？」  
「我沒有感想，」她喃喃地說；但那種焦慮的語氣使人不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你當然有一些意見的，孟納，在這兒已很久了。」范思那深沉的視線不曾離開那女人。「誰，你以爲，有着某種理由要傷害這些人呢？」

她的自己抑制自己的力量消失了。

「天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簡直像受了苦痛那樣的大叫。「珠麗小姐和吉士先生或許——有遭刺的可能，人家都知道的。他倆憎恨着一切的人；他們很嚴刻，不慈悲。但小安德——真是一個安琪兒！爲什麼人家要傷害她！」她凶狠地沈下臉，一付跌相又慢慢地恢復了。

「真的，爲什麼？」范思的語調很有同情的味兒。沈默一回之後，他站起來走到窗下。「你此刻可以回到你的屋子裏來了，孟納，」他說，沒有回過頭來。「我們一定不讓安德再有什麼不幸的遭際了。」

那女子慢慢地站起身來，用不舒服的眼光看了一下范思那離開了屋子。

當她的聲聲聽不見了的時候，麥根活動了起來。

「你這樣陳穀子爛芝麻的問上一大套有什麼意思呢？」他忿怒地吼着。「我們是在研究近幾天來所發生的事情；而你却把寶貴的光陰費在找尋何以十三年前陸太太白要雇用一個廚子的事。」

「這類的事往往是個有影響的原委，」范思笑咪咪地說。「而且常常是兩者之中有着聯絡的。」

「多謝。但這德國廚娘和目下的血案有着如何可能的連絡呢？」

「或許沒有。」范思走了過來，眼看着地板。「但，老麥表面上誠沒有顯著的關係。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一切都有着可疑的連繫。全家都沈浸在一暗昧的事情裏。有一百隻手的

影子指示我們這犯罪的原委，而你去找這指示的方向時手却又不見了。簡直是魂飛魄散。沒有一件事是有意義的；同時，每一件都有着一一些意義。」

「我親愛的范思，你在說夢話了。」麥根的話是一種煩惱的責罵。「你的話是比那些專說鬼話的巫女還壞。就算老大白從前曾和一個孟納有過勾當，有什麼道理呢？如果把二十五或三十年前的人家的閒話算起賬來，老大白不知幹過多少人家所不知道的事呢。他永遠急急地到遠地方去做他神祕的事務，而歸來時口袋裏就裝滿了錢。大家都知道他曾在德國就了相當地久。倘若你要發掘他過去歷史來作爲目下案子的解釋，我怕你找不勝找。」

「你解釋錯了我的念頭了，」范思回答，靜對着壁爐上那張陸太太的油畫像片。「我不想做陸氏歷史研究的專家……大白相貌可不壞，」他說，他帶上一片單照端詳着像片。「一個有趣的人。有力的額角，不至表示他是學者。一個高鼻子。是的，無疑地他是冒過許多險的。一張殘酷的嘴，但——事實上不是好樣子。我很願他的鬍子沒有把鬚子全遮掉。這是一條深凹的鬚子，我得說——吉士可不是這個樣兒。」

「話是不错，」麥根哈哈地說。「但這種看相研究可使我不舒服。——告訴我，范思：你是在研究什麼鬼怪問題，你以爲死去的孟納的丈夫生前和大白有什麼過不去，此刻重活了過來到他的孩子身上來報仇嗎？除此我就找不出你問孟納那些話的理由。別弄錯了事實，無論如何，孟納的丈夫是不會重活過來的了。」

「我不是這意思。」范思懶懶地跌到椅子裏去。  
「別說不可思議的廢話了，」麥根打斷了他。「你的腦子裏有什麼東西的轉着？」

「一個最好的形容詞！完全把我的思潮表現出來了。無數的東西——在我的腦子裏轉着」。但沒有東西留着。我的腦子簡直是一個篩子。」

「我的意見以爲，先生，孟納的事已經過去的了。我們在研究目下的問題，在這兒行兇的人正是現在的事啊！」

「你的話自然是對的，偵察長，」范思承認着「但——我以為——這案子的無論那一方面都引起我的注意呢，所以不其然而然的都注意起來了。」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時代的端尖  
余振我作  
將來服裝愈趨摩登的結果，勢必到曲線畢露之境，即是衣服成爲這一個式樣。

如果夠漂亮，爲了她自己，爲了她的家庭，同時也是爲了她的國家，她應該勇敢地選擇這世界上僅有的最好的職業——做姨太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姨太太的也是一樣。想幹這玩意，就得先化點本錢去進一個著名的學校。在那裏你可以學會各種必需的智識和技能。如鋼琴，唱歌，跳舞，演戲，「老爺球」（案：網球之雅稱也），「小如球」（案：乒乓球之雅稱也），游泳，談天，說說，洋派式的英語，媚人的微笑，以及他種電影明星式的「標準」動作。

經了一年或者是比這更久的勤苦的學習，做姨太太所應具備的都有了，那姨太太可以擇吉出征。所遺憾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女人，很難立刻找到一個滿意的丈夫。這也并非毫無辦法，不妨先弄個起碼朋友——如俗語說的「二百五」來「過渡」，他雖前沒有他

多的錢，却有着妳所希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又朋有友，好的朋友的朋友，又有他的朋友的朋友……。

如果上帝顯靈或是菩薩保佑妳，事情的進行沒有什麼意外，不久妳就會成爲老爺少爺們的意中人。對付這些性的飢渴者，惟一的妙法便是愚弄，無論他是金焰皇帝式的美男子，或梅蘭芳博士式的小白臉，妳都應該無例外地愚弄他。如果妳善於愚弄，則每一個渴慕妳的人，都將同樣地感到現實的滿足與未來的希望。而妳的身價也將因之而高漲。直到高無可高，漲無可漲之時——這其間也許需要一個耐心的等待——妳纔開始選擇正式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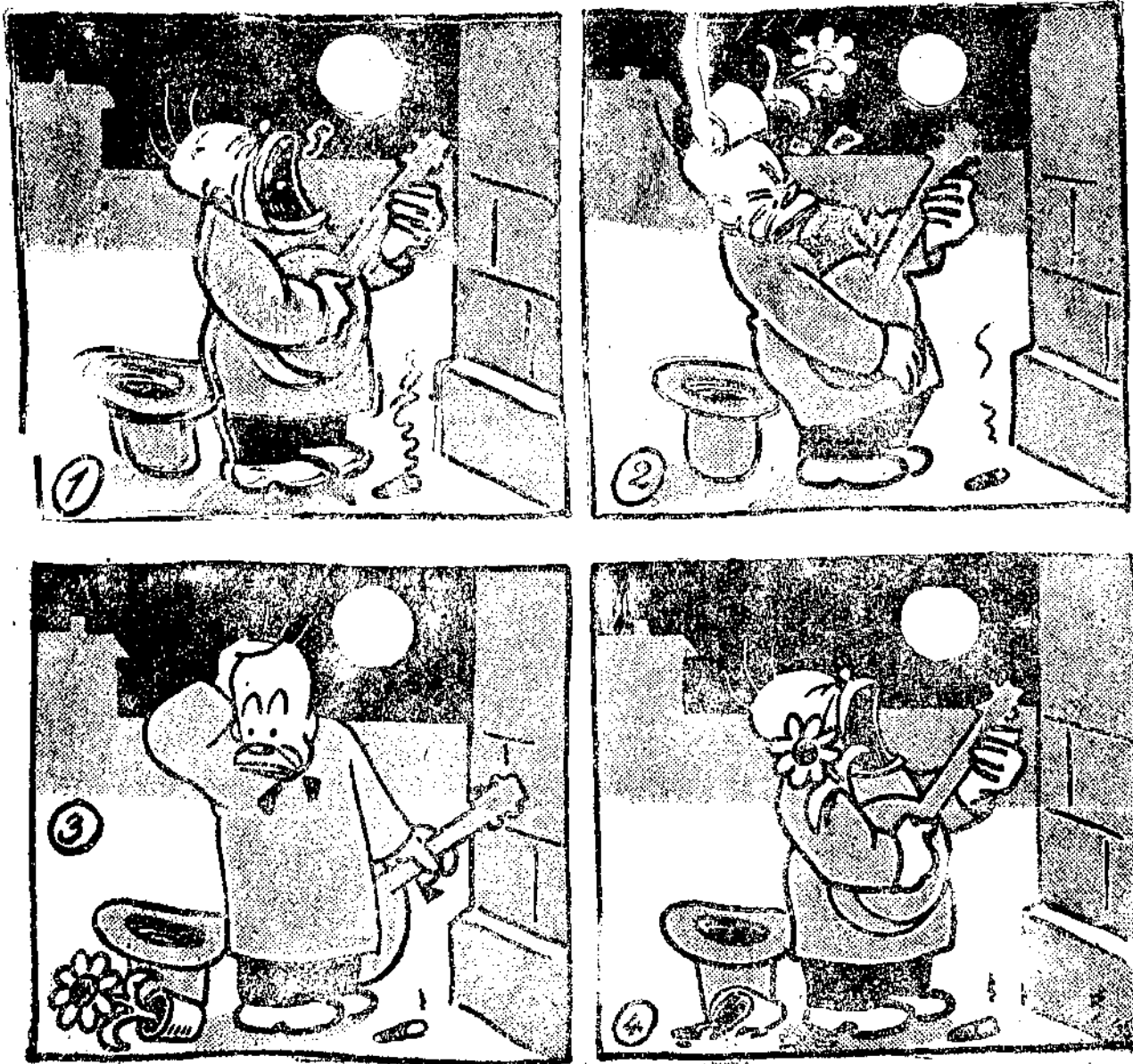
這是關係妳畢生幸福的艱巨的工作，妳要「三思而行」，切勿「再思可矣」。如果妳辦得到，最好是選一個正當紅的大軍閥。妳要知道，妳所處的是一個武力萬能，軍權高於一切的革命時代。軍閥所寵倖的姨太太，比之主席所熱愛的夫人，只有過之，決無不及。至於拿槍桿的較拿筆桿的爲強，醜，蠢，這也許是事實，但無害於妳。反之，則正是妳所需要的——蠻的人有什麼心眼兒，容易

「君今看女作門楣」而已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 小夜曲

春宵一刻值千金，情歌高唱調人靈，可奈伊人不給臉，北燕當頭代橋煙。  
沈思有頃恍然悟，伊人贈花真多情，調情歌唱高入雲，一刻春宵值千金。

駕馭；醜的人往往被一些所謂漂亮的女人宿諸門外（案：這些傻瓜目前日見其少了。）也正因這原因，他總能永遠永遠地愛妳，蠢的人不知道錢是如何弄來的，只知博得美人的歡心。他從這妳儘量揮霍。如果妳偶而忘記化錢了，他就不樂意，成天價擱着嘴兒。

在丈夫選定之後，立刻給他一個相當的暗示。不要露出自己想嫁他的本意。妳要知道

如黨國偉人所慣用的撒嬌之類——來對付妳善變的老爺。妳用一種誠懇得可憐的態度，來訴說自己倚門望夫的痛苦，獨守閨房的苦悶，然後繼之以罵。罵之不足，則繼之以哭。姨太太的眼淚是無上的法寶，姨太太的老爺定會被感動的。如不幸而不被感動，那妳也犯不着灰心。妳仍本着大無畏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勇氣，繼續鬧下去。妳可以裝病，任何「國醫家」或醫學博士都將幫助妳。妳可以不吃飯，餓幾天正是清理腸胃的機會。妳又可以帶髮出家，妳更可以站在沙登上上吊（案：當妳老爺進房時，妳的腳應該懸空。這式樣妳總在舞台上看見過的）。過去的姨太太更已保證這最後的手段是絕對有效的，不過在這「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年輕兒，上吊價值也許會大減價。如果是這樣，那妳只好一萬不獲已，惟有稟請鈞院……了——阿彌陀佛，Fort Oda sake，不要有這回事！

當妳的老爺長跪於妳的拖鞋前時，那便是妳開始做太上皇之日。一切都臣屬於妳。妳要這樣，沒有人敢那樣。妳得趁這個機會替妳的兄弟弄個把前程。譬如說，妳老爺是總司令，妳哥哥就便去當經理處長，妳兄弟就來做副官處長。這些都是最好的前程。至於妳的姊妹，當然是走妳已走的姨太太之路，毋庸贅述。

「人生一世，為歡幾何」妳千萬不要專買了那稍縱即逝的青春！妳應該儘情地享受一切。妳可以睡到黃昏時起身。如果妳高興的話，妳自然可以睡得更長久些。起身後第一件事情為痛罵僕人。這種工作對於一個得寵的姨太太是必要的。然後再慢慢地漱口，洗臉，擦粉，抹胭脂，畫眉，點唇，照鏡子，慢慢地照了鏡子後，不妨慢慢地抽兩口雅片來提神養氣。再慢慢地吃點什麼滋陰補陽的東西。這時張夫人，李太太必已打過第三次催妳上場的電話了。於是妳又重新慢慢地梳洗一次，然後慢慢地命人準備汽車。然後慢慢地上車。一上車就叫車夫開快。牢記着，做姨太太的什麼事都得考究「慢慢地」，因為迅速即野蠻，而野蠻是有損於姨太太的尊嚴的。但也有例外，如坐汽車賭博偷人三事則愈快愈妙。

打完八圈，翻報紙，看戲目。看妳如果喜歡半句男音半句女音的中國才子，妳去看「國劇」；妳如果喜歡一走三跳的美男子，妳去看外國電影；妳如果喜歡帶有上海洋場式的狡猾氣的摩登哥兒，妳去看文明戲，看話劇，看空前的國產影片。妳如果想把錢化得像流水一樣，妳上賭博場。妳如果好動不好靜，妳上跳舞廳。妳如果想顯顯自己「打進洞」的本領。妳上小高爾夫球場。總而言之，概而括之，妳歡喜到那裏便到那裏，妳要怎樣就怎樣。一切都不成問題。百事如意，百事如意。

也許挽着一個滿意的騰仔吧！不要怕！大着胆子幹！一個位於冷靜之處的小旅館，於妳是最適宜不過的。公事辦畢，立刻回府。妳要知道妳老爺已在房中踱方步了。妳應該回去盡做姨太太的責任。妳一進門就發點不大不小的脾氣。多多抱怨妳的老爺；「唉，你這時才回來？」便這是兵家的先聲奪人的戰術。接着妳又裝「把給我吃」的神氣，像股兒糖似的纏着妳老爺。用妳所有的熱情去愛他，用妳所有的親熱話去安慰他。妳還要努力忍受那令人作三日嘔的酒臭，以及比這更難堪的種種痛苦。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數年後妳老了。老是女人的致命傷。如果妳生有子女，妳的晚境也許不會更壞；否則，妳將身受那較死尤甚的痛苦。所以妳在未老之前，必須積點錢，弄幾個乾姑娘，錢與女人在任何時候裏都是同樣重要的。既老之後，妳第一要改做人的態度凡事情積，牢牢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草管他人瓦上霜」的不朽名言。妳如果仍愛管閑事，那會「天不永年」的。因為妳此時已無所憑藉。妳的鈎魂攝魄的青春，既不得為妳所有，而妳老爺又已「槍終路寢」或是通電下野。除不管閑事外，妳得念念經，吃吃齋。初一十五上廟燒香，替菩薩多買些供品，讓菩薩樂一下子，好保佑妳來生再變一個最漂亮的女人，再做一次最滿足的姨太太。

關於姨太太的各種原則，已擇尤略述如上。有志斯業者盍興乎來，有志斯業者盍興乎來！阿門。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三號  
九一三三三號  
電報 二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分訂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現已售罄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分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坊

##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列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責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號)

本刊是代表民衆說話的唯一刊物

# 人言

## 第一卷第一期要目

短評——不修飾的(雲)——文庭(明)  
 入黨與消滅遺毒(雲)  
 白話或文言……郭明  
 假使日俄開戰……謝雲翼  
 說說……林雲翼  
 中國的……白雲  
 說「說人話」……潘光旦  
 英日的商戰……芥生  
 時文開話——(五則)  
 時人訪問記——史敬才  
 望遠鏡與顯微鏡……林長茂  
 中國始終是中國……郭明  
 新年度話……郭明  
 影寫版精印畫報(八頁)  
 越王勾踐坐飛機……曾逸  
 如是我聞——(六則)  
 海外現狀(巴黎通訊)……沈安父  
 法國現狀(巴黎通訊)……沈安父  
 紹興一教(國內通訊)……會聖  
 讀者信箱……記者

## 第一卷第二期要目

短評——生產建設——接收榆關及古北  
 口——不算慘案  
 權威在中國……郭明  
 論信仰……謝雲翼  
 美俄復交之研究……但隆孫  
 新聞記者與公式……李青崖  
 科學的影響……郭明  
 時人訪問記——翁文灝……白秋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首都散記(南京通訊)……樹三  
 武林印象記(杭州通訊)……白原  
 東京通訊……谷人  
 讀者信箱——被學校開除以後  
 的出路……秋水  
 一週問……記者

##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短評——提高銀價——內蒙古自治問題  
 校長做詩——德意志的糾紛  
 意大利的反索里尼運動……劉雲  
 德人的名實……潘光旦  
 法西斯帝制的形式……凌雲  
 談監獄……魯迅  
 新名詞……郭明  
 時人訪問記——郭伯真……旗長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影寫版精印畫報(四頁)  
 耀耀年節(杭州通訊)……郁達夫  
 梁溪馬戲(無錫通訊)(上)……象恭  
 酒醉及其他(紐約通訊)……許振之  
 海外現狀——史太林在英國——最新結  
 婚法——蘇聯建築師埃府——德國的  
 決鬥——八輪神寬鋼琴演奏  
 讀者信箱——學校商業化……樂屏  
 一週問……記者

##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短評——憲法公布(雲)——首都的私  
 編(雲)——選讀書中的廣西(雲)  
 中國的大學……葉秋原  
 當沒有文字的時候……葉秋原  
 水滸四評……周行健  
 東京與上海的對比……周行健  
 法國一權威……今亮  
 四強公約之真諦……但隆孫  
 文明結婚……郭明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影寫版精印畫報四頁  
 初到廈門(廈門通訊)……朱子  
 梁溪馬戲(無錫通訊)(下)……朱子  
 姑蘇印象(蘇州通訊)……岳仁  
 陰歷新年在香港(香港通訊)……冰  
 雜著——斯文掃地……周明  
 關於黨中耶集……周明  
 讀者信箱——中國的大學生是  
 什麼……宗斌  
 一週問……記者

## 第一卷第五期要目

短評——新生活(雲)——時論金剛法會(古)  
 ——可憐慘劇的連演(雲)  
 達賴之死與西藏問題……周行健  
 財政困難與整頓稅收……方逸生  
 中國的國稅……方逸生  
 青年出路問題……徐許  
 軍人與店員……徐許  
 廣州的霸王……鄭一塵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不堪回首話桑梓(汕頭通訊)……婁子  
 富春江上的印象(富陽通訊)……周明華  
 元宵在鶴島(金華通訊)……傅敬嘉  
 雜著——等待……丁一  
 姊妹的悲劇……明之  
 入日書感……拿博  
 讀者信箱——父親討了姨太太以  
 後……天正  
 何徐創作問題……天正  
 一週問……記者

## 第一卷第六期預告

新穎問題及其解決……謝雲翼  
 杭州人……樂屏  
 內容與外形……凌雲  
 警察的存廢與裁併……象恭  
 我國關餘剩餘的由來……應秋  
 上海的律師……曾逸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上海的一角……夢情  
 歷下所見(濟南通訊)……張風紡  
 蘇州一瞥(蘇州通訊)……碧嵐  
 讀者信箱……記者  
 一週問……記者

本埠代定處  
 申報服務部 生活書店  
 國內各埠大書店及派報社均有分售

每份五角 零售每份五角  
 全年十元 郵費在內  
 外埠定閱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定閱每月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 上海第一出版發行

電話三五三〇三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局二十六號